

# 防 心

一之集作劇衍夏

行 印 店 書 明 開

本書專供閱讀之用，作者保留轉載，翻譯，演出，改編，廣播，攝製電影及其他一切著作權益。不論職業的業餘的個人或團體，如欲取得上列任何權益者，須事先徵得作者或其代理人之同意，否則當照中華民國著作權法第二十三條辦理。

其演出權益按照劇作者聯誼會所訂劇作上演稅暫行辦法辦理之。  
本劇作者各地代理人通訊處如下：

重慶：美學出版社

昆明：第十四號郵政信箱孟浪先生

上海：南京東路慈淑大樓六三〇號路式導律師

## 代序

「我們的武裝戰士在淞滬平地上抵抗敵人的軍艦飛機大砲，堅持了三個月，粉碎了敵人征服中國的夢想；我們的文化戰士，則於國軍西撤之後，在孤島上在敵人的圍攻之下苦戰了二十個月，到今天還沒有退却。不錯，我們的陣地被敵人的別動隊——汪逆——抄襲了一下，失去了若干的據點，但是我們僅退到江灣大場，我們依然扼守我們的陣地。在去年五月之前，上海兩租界，——有四百五十萬人口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是完全屬於中國的，是中國的經濟堡壘，是中國的文化堡壘，是東南游擊區的政治堡壘。我們用什麼力量守這個堡壘的呢？不是武力，不是金錢，而是文化，說得具體一點的是筆尖。在文化部門中成績最著的是新聞，補習學校，戲劇三種。特別是新聞事業堅定了廣大民衆對抗戰必勝的信心，所以有人說，上海幾家報紙足抵二十萬大軍。從對敵人的威脅和維繫淪陷區的人心上說來，或許這個譬喻並不誇大。」

譚逸羣：「孤軍奮鬥的二十個月」

## 第一幕

時：一九三七年冬，十一月下旬，上海淪陷後不久，南市的火還在燒，很多人逃進租界來，也有很多人逃出租界去，忙迫倥傯，悲憤和興奮的心情淆混在一起。

地：上海租界，滬西的平民住宅區。劉浩如的寄寓。

人：劉浩如 三十五歲，失業了的新聞記者。

銘 芳 其妻，三十一歲。

咪 咪 其女，七歲。

楊愛棠 二十三歲，過去是個學校劇團的出色的女演員，熱心的救亡工作者，八一三以後一直在文協的戰時工作隊服務。

李 潔 二十五歲，劉浩如的友人。

仇如海 二十五歲，中學教員。

施小琳 二十歲，「上海戲劇俱樂部」的女主角。

倪邦賢 二十八歲，前「上海晚報」的本埠版編輯。

沈一滄 四十二歲，劉浩如的好友，某外商報紙的編輯。

劉浩如寄寓的一家街堂房子的前樓，左手是從樓梯進來的門，正面一排玻璃窗，褪了色的印花窗帷，窗子開的時候，透過起伏的牆角和屋頂，可以看見一角被南市的大火燻成灰色了的天，靠窗是一只大寫字桌，藤書架，桌上是檯燈，書籍，和亂堆着的報紙文具之類，右手是牀，正面前方是小圓桌，櫈椅，等等。

從家具色調，一眼就可以知道主人公家境的清貧，除出一些和這屋子不很相稱的厚冊西書之外，可以說是家無長物。案頭一小盆廉價的草花，是這室內唯一鮮艷的色彩。

初冬的傍晚，五點前一刻，幕啓時浩如在看晚報，看樣子並不怎樣熱心，祇是想藉看報來掩飾他不寧靜的心境，他的妻子正在替他整理行李，把襯衫之類的東西一件件地放進藤篋裏去，離情別緒和對於明日生活的憂鬱，緊壓着她的感情，鎖着雙眉，緊張而沈默。

飛機聲，由遠而近，咪咪匆忙地跑到窗口去，爬在寫字檯上，望着天，獨語似的

咪咪 三架，三架，啊，四，……六架六架。（頭跟着飛機慢慢地轉，回頭來對

母親）媽，大轟炸機，六架。（機聲驟近，差不多就在屋頂上面，咪咪不自覺地縮了縮頭，凝視着，機聲漸遠，咪咪眼睛跟着機影旋轉過來，仰着，好像故意做給她爸爸看似的對天上做了個輕蔑的鬼臉）呸！

【沈默。

銘芳（整好了那只藤箱，對浩如）來，擡一擡，（看見咪咪還坐在寫字檯上）

咪咪，下來，坐在寫字檯上像什麼？

〔浩如放下報紙，幫她把箱子擡起。〕

浩如（扣好箱上的皮帶）理好了？

銘芳（點頭）嗯，（想起了似的把牀上的一只手提箱打開，指着裏面）這是你

少不了的胃藥，這是果子鹽，每樣給你買了兩瓶，到了內地怕會買不到。

（露出一絲寂寞的笑）

浩如（笑着）到了內地，多走路，多勞動，也許可以用不着吃藥啦，胃

病，全是上海這地方悶出來的。

銘芳（望着他）你倒好，今後有地方走了，把我們（撫着咪咪的秀髮）丟在上

海。

咪咪（咬着嘴）爸，不許去！噢。

浩如（對咪咪瞪了一眼，這當然是沒有絲毫惡意的）別急，等我住定下來，立

刻就寫信來接你們去。

銘芳（從箱子裏取出一個信封）記住，在這裏面，針和線。

浩如（有點不懂）什麼？針線，什麼用？

銘芳 出門人總要帶的，要是有什麼衣服脫了線，紐扣掉了，就可以自己縫一縫。

浩如 唔，（點頭，這針和線勾起了他的離情）你想得周到。

銘芳 （禁不住傷感起來）跟大家在一起，不要太好勝，你身體不好，飲食要當心，你愛吃零食的毛病，要……

咪咪 （夾上去）爸爸，不去，不去。

浩如 （抱起咪咪來，依偎着，無言）

銘芳 你走了，我們不知道怎樣過下去，……要不是爲了你的身體，在這兒會悶出病來，我也不放你走的……（嗚咽）

咪咪 媽，不給他去！噢！

銘芳 （望着他，流下了一大粒眼淚）

浩如 別說啦，過一會老李跟楊小姐他們來了給他們笑話，咪，把手帕給媽媽！

【這時候，脚步聲，輕輕地叩門聲，銘芳很快地接過咪咪的手帕，拭了拭淚。

浩如 （抱着咪咪去開門，邊走邊講）瞧，客人來了。（開門）

【沈一滄進來，四十二歲，但是看上去好像已經是五十歲了，瘦削，花白頭髮，中國服。手裏拿了一些送別的罐頭食品之類。——他是劉浩如的鄉誼好友，大家很熟脫。

一滄 (一進門，立刻就) 啊，咪咪！這樣大了還要爸爸抱嗎？唔，叫我！

咪咪 (故意作嬌) 不叫！

浩如 咪咪，沒樣子！(對一滄) 啊，一滄！你也跟我客氣嗎？這算什麼？(指着他帶來的禮物)

一滄 (笑着) 這一次，你是爲國家遠行啊，(把東西交給銘芳) 銘芳，把他裝在箱子裏吧。

銘芳 啊，你也來這麼一套，(看了看罐頭) 唔，你還送他松子糖，他的胃病，就是甜東西吃壞了的。(笑着，將罐頭放在桌上) 咪咪，下來，給沈伯伯拿烟。

一滄 別忙別忙。不買給他，他到了內地自己也會買的。哈哈，浩如真的今晚上走嗎？

浩如 唔，大夥兒一陣走……

一滄 唔，那麼對了，得抱一抱，咪咪，你讓你爸爸走嗎？

銘芳 (瞟了她丈夫一眼) 可不是，我也在說，看他怎的能捨得小孩吶。過了年就是八歲了，還像三歲的小孩似的抱呀哄呀的。

一滄 那也難怪，你們就祇是這麼一位，像我們那樣的有了四個五個，就什麼也



不稀奇了。哈哈。

銘芳 噢，我倒忘了，聽說三毛在傷風，好啞嗎？

一滄 大概好了吧，我倒沒有留心。哈哈。

「咪咪從她爸爸身上下來，拿了香烟給一滄。」

一滄 唔唔，乖，（撫着她的頭髮）禮拜天帶你去玩公園。

咪咪 （把頭一扭）哼，上次不是說，帶我去看大光明嗎？

一滄 啊，好記性好記性，（抱住了她親熱一下）這禮拜天加倍，先遊公園，後

看電影。唔，現在的小孩，真是……

浩如 咪咪，別這樣跟沈伯伯……

一滄 那位楊小姐，李先生，都一起走嗎？（抽着烟）

浩如 唔，一共九個人，全是在上海耽不下去的。

一滄 你不可不見得就耽不下去啊。

浩如 （答非所問）他們兩個快要來了，一起從這兒動身，還有仇如海，那位性

急朋友，密斯施，上次演過「桃花源」的，今晚上他們都到這兒來聚餐，

說是送行，你也在這兒一起便飯吧。

一滄 噢，那倒很難得，給我碰上了，哈哈。

銘芳 咪咪，跟我到下面去，過一會客人就要來了。

咪咪 (搖頭，不動身)

「銘芳把箱子之類疊起，下樓去，十一月的天晚得很快，暮色蒼茫了，一滄很熟脫的起來開了電燈，坐下來，緩緩地講。」

一滄 唔，這局面，不知變到怎麼樣？

浩如 你們那邊沒有什麼變動嗎？

一滄 還不是跟別的報館一樣，什麼忘八蛋的新聞檢查所來了信，說要送小樣，可是克羅斯的表示還不錯，他說咱們外國人辦的報除出本國政府之外，不受任何人的檢查。

浩如 那倒好。

一滄 不過，事情，總是會有的。你們大家走啦，(吸了口烟，停了一下)當然，爲了你的前途，爲了國家，我是贊成你們走的，老實說，要是我沒有這麼牽牽扳扳的一大串，我也想跟你們到各地方去看一看，可是，……從個人的私情上說，可以談得來的人全走了，剩下來的，大半是……

浩如 (苦笑着)我本來也不想走，可是大家這麼一說，覺得這也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上海耽久了，忘記了自己是個中國人，忘記了中國還有這樣大的地

方，……加上，最近胃病有點兒轉機，想趁這機會走一躺，也許身體可以……

一滄 對啦，你的身體也得好好的調養一下……

浩如 五年的記者生活，把我的身體全搞壞了，要不是爲了那一次鬧「清潔運動」丟了飯碗，說不定今天也還會在編輯室裏發愁呢。

一滄 唔，（點頭）現在說，已經是遲了，前天華文版的總編輯跟我說，要找個人當助理編輯，幫着編副刊，我倒想推薦你的，可是，聽說你決定走了，……

浩如 （笑着）你以爲我還能跟他們弄得好嗎？即使是副刊。

一滄 那倒不一定，喔，這恐怕你還不知道吧，上次爲了「清潔運動」的問題跟你鬧過别扭的人，大部分全走了，聽說，他們都參加了日本人組織的新聞檢查所，……

浩如 當真！（浮出了得意的笑）足見得我從前沒有看錯。

一滄 對了，你的眼光不錯，老實說，當時你跟他們開筆戰的時候，我心裏也以爲你未免過火了一點，我當時想，他們最多也不過是生活上不檢點，抽鴉片玩女人，想不到居然……

浩如（站起來）一滄，這就是你太忠厚。生活墮落，就是一切罪惡的起點，我們走了之後，你得以老大哥的資格跟那些年輕的朋友們說，……

〔正要說下去的時候，樓梯上一大陣笑語聲，銘芳用繫在身上的白圍裙揩着手，陪着李潔，楊愛棠，施小琳上來。〕

〔李潔是一個朴質的青年，舊西裝，許久不剪了的頭髮，看樣子比他實際上的年齡老得多。楊愛棠是一個健康美麗的女性，淡化妝，不很修飾，布旗袍，平底鞋，但仍不能掩蓋其自然動人的地方，她和施小琳在一起常常是一個很好的對照，前者的修碩和後者的嬌小，前者的素抹和後者的濃妝，施是一個方從中學畢業的女子，淺藍布旗袍上面，一件紅得耀眼的頭繩衫，高跟鞋補足了她的長度，兩支小短辮，特別是一雙晶亮動人的眼，上海習見的一種女性典型，意識地表現着她的懂禮貌，善交際，而且不自覺地誇矜着她自己的美麗。〕

浩如 啊，大家全來了嗎？正在說起你們。……

小琳 呀，沈先生，你先來了！好嗎？（大家招呼，銘芳忙着端椅子，倒茶）

李潔 劉太太，別忙，都是熟客，（對愛棠）咱們坐床上吧。

銘芳（笑着）熟客，今晚上可特別啦，今天算是替你們餞行，過了明天，就……（做了笑容）

小琳（搶上去）劉太太，別忙，我來替你招呼，啊啾，您今天真忙壞了！

銘芳 沒有的事，施小姐不跟他們一起走嗎？

小琳 唔，（若干誇張的遺憾的表情）真的，我氣死啦，媽媽哭呀笑呀的不讓我走。……

浩如 如海呢？爲什麼不同來？（問小琳）

小琳 誰知道，他說要到什麼補習學校去看一看。

李潔（對劉）大哥行李整好了？

浩如 差不多了，反正不帶什麼東西。

〔銘芳急忙忙地下樓去。愛棠正在和咪咪問話。〕

愛棠 咪咪，（故意作弄她）你不跟我好，不叫我，楊伯伯今天走啦，走到很遠

的地方。

咪咪 跟爸爸一起去嗎？

愛棠（點頭，將她摟過來）讓我抱一抱！

小琳 沈先生，「桃花源」看了沒有？

一滄 對不起，因爲那幾天有點不舒服，聽說您演得好極了！

小琳（作態）那兒話，糟透啦，……（回頭來對劉）劉先生，你看了嗎？啊

啲，我今後簡直不敢演戲了！

浩如 那兒的話，你演得很好，祇是，今後演戲恐怕也不像以前那樣容易了。

小琳 可不是，工部局昨天通知卡爾登，連古裝的「梁紅玉」也不準演了。

李潔 小琳，跟我們一起走吧，到內地去，痛痛快快地演一下。

愛棠（攔住他）您，別再逗她了，怪可憐的，不是已經在怨她媽媽不讓她走嗎？

小琳（咬起了小嘴）對啊，你們都好啊，一批一批的都走了，廣東啦，漢口啦，拿我們這批沒用的扔在上海，……

浩如（一半是安慰，一半是勗勵）不，小琳，上海這地方還是很重要，租界上不是還有四五百萬中國人嗎？留在上海的人的責任很重大。你們要堅持下去，尤其是（對沈）一滄，像你這樣在洋商報館工作的人，特別要利用一切可能，替這五百萬中國人講話，……

小琳 我看是不行了，外國人多勢利啊，我們軍隊打進租界來的時候，那一個外國人不對我們恭維，可是我們一退出關北，態度立刻變了，什麼事情都聽日本人的話，你看，連古裝的「梁紅玉」也禁了。

愛棠（抱着咪咪坐在地身上）當然，今後情形一定很困難，但是我相信祇要人

心不死，事情總是可以做的，譬如，近一點的講吧，日本人佔領了上海，可總不能禁止每一個中國人教他們自己的兒女愛國啊，（對小琳）因此，我覺得像仇先生那樣的負教育責任的人，就特別重要。

浩如 真的，如海爲什麼還沒來啊，快六點啦，（對小琳）我倒很替他耽心，今後環境更困難了，而他呢，性子太急，沈不住氣。

愛棠 （多少有點捉弄，對施）小琳！今後你得好好的照管他啦。

小琳 （羞）啐，他的事……

愛棠 （笑着）他的事，你當然應該管啦。你們是同鄉同學，又是什麼表親。

浩如 （笑着）別這麼說，大家都是一體，留在上海的朋友們，都應該像自己的兄弟姊妹愛人一樣……

小琳 唔，可是你當大哥的倒反先走啦。大家都在說呢，今後可以請教的先生都沒有了。（她的語氣總是必要以上的嚴重的）

浩如 （同樣地故意故作一點）什麼什麼，小孩子，講話當心啊，不是還有我們的一滄大哥在嗎？

小琳 （有點忸怩）當然啦，我知道，可是領導我們的人，愈多愈好啊。

一滄 唔，施小姐一點也沒有說錯，我也有這種感覺，浩如走了，在我們這一羣

朋友實在是損失太大，我自己，一則是過去對政治上的事情沒有興趣，二則是頭腦糊塗，事情變得快的時候就分不清楚。

浩如（站起來，走到一滄前面，把手按在他的肩上）一滄，別這麼說，上海淪陷了之後，租界上的工作方式都要變了，露了面的人走了之後，保衛上海的責任，就落在過去不露面的人們身上，一滄，勇敢一點，把這責任擔負起來。

一滄（有點不審）保衛上海？你以為，我們很快的可以打回上海來嗎？

浩如不，我不是這意思，一滄，我們的軍隊退出了上海，閘北的防線放棄了，滬西的防線放棄了，現在，南市的防線也放棄了，可是，還有一條防線，我們不會放棄，而且永遠也不能放棄，

一滄（凝視着他）這是——

浩如這就是五百萬中國人心裏的防線！方才楊小姐說：祇要人心不死，就不怕沒有事做，對的，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如何死守這一條五百萬人民精神上的防線，要永遠的使人心不死，在精神上永遠的不被敵人征服，這就是留在上海的文化工作者的責任！

愛棠（興奮地）對，沈先生，把這責任擔負起來！



一滄

（深深地點着頭）你的話很對，可是，文化界的人，好像都認爲上海已經沒有希望了，有的跑漢口，有的跑延安，今天楊小姐、李先生都在這兒，恕我很老實的說，我看到很多離開上海的人，似乎並沒有像你一樣的看，（笑）好多人，認爲留在上海，即使不是準備當漢奸，就是貪安逸，沒有決心到內地去抗戰。

李潔

沈先生，擔保我們沒有這種看法（笑），方才來的時候我們也在講，上海實在很重要，要有幾個得力的人……

一滄

祇是，我們能力實在太差了。

〔銘芳上來，走近浩如身邊，看見浩如已經打開了那罐松子糖，便不講一句話地將它收拾過來，然後輕輕地講了幾句。〕

浩如

還早吧，（摸出錢來看了一下）怪啦，爲什麼如海還沒有來？（對銘芳）等一等吧，今天很難得，反正上船是在九點半。

小琳

（懂得了）劉太太，別等了，他老是不守時間的。

愛棠

唔唔，他的事，你爲什麼可以替他作主呢？

小琳

（窘了，過去掉她）你，老是……今天要走了，還是……

銘芳

（對咪咪）咪咪，快跟楊伯伯親熱一下吧，她今晚上也走了。……

〔正在這時候，樓上人聲，樓梯上脚步聲。〕

咪咪（從愛棠身邊很快地跑向門外去）來了，仇伯伯。

〔仇如海和倪邦賢上來，仇如海是一個小個子，面部瘦小，戴眼鏡，一頂很有點特徵的平頂黑呢帽，長大得不合身的黑色秋大衣，這更顯得他身體和面部的瘦削了，舉動不安靜，老是神經質地動着，似乎忙碌着什麼事情似的，倪邦賢是一個典型的上海記者，穿着挺括的西裝，剪得整整齊齊的頭髮，嘴裏含着香烟，一進門，高聲地

邦賢 啊，好極了，大家在一起，哈——囉，密斯施，（握手，豎起了大拇指）  
Wonderful！「桃花源」好極啦，真不像第一次登臺，噢，密斯楊！（握手）聽說你今晚上榮行，所以做了個不速之客，浩如兄，要是早一點知道，應該是我們做東，替各位錢行的。

浩如 那裏話，不敢當，好啦，（對咪咪）跟媽媽下去，開飯吧，大家到齊了。  
愛棠 不，劉太太，我們自己來，今天你也夠忙了。

銘芳 不，楊小姐，不像樣的，你是客……

〔如海好像受了一肚子氣似的一言不發，一進門就把帽子重重地一擲，坐下來摸出手帕來揩汗，面色蒼白，有點兒氣喘。〕

小琳 爲什麼你來得這樣遲啊，大家在等你呀。

〔愛棠跟着銘芳和咪咪下樓去了。〕

李潔（走過來）老弟，爲什麼不講話，又跟誰吵了架嗎？對啦，方才浩如還在講起你，說怕你性子急，在這樣的環境下面沈不住氣。

小琳 講呀，爲什麼？噁，不舒服？

浩如（笑着）我知道了，爲的是小琳不等他，先來了。

小琳 沒有的事，老大哥也跟我開玩笑笑了。（嫣然一笑）

李潔 那麼，爲什麼，弄得滿頭大汗的。

小琳（想起了似的，問邦賢）倪先生，他跟誰，又是——

邦賢 沒有事，剛才還是高高興興的，他埋着頭，在外灘猛走，我叫了他三聲，才聽見。……

李潔 怪了，那麼——

浩如（走近去，拍着他的肩膀，親密地）爲什麼？如海！有誰跟你……

小琳 你怎麼的，看這樣子。

浩如 你說吧，要是有什麼困難，今天（着力）我們還可以替你幫忙解決。……

如海（擡起頭來望了望浩如，差不多一種悲憤得要哭的表情，話講到了口邊，

又嚥下去了，把拳頭在自己腿上一拳，不語，沈思）

小琳（氣了）別理他，這個人，又不是我們得罪了你。

浩如 如海，說啊，……

如海 (決然地擡起頭來，再將周圍的人看了一遍，滿頭大汗，向浩如，爆發似

的) 大哥，我，我，可以跟你們一起走嗎？(大家吃驚，尤其是施小琳)

浩如 爲什麼？

如海 (衝塞起來的感情阻住了他的話，講得斷斷續續) 我，決定跟你們走，就

不下去了，這鬼地方，(又將大家看了一遍) 前幾月打仗的時候，聽說什

麼地方捉住了漢奸，我，我簡直不敢相信，中國人，中國人真的會替日本

鬼當漢奸，自己殺自己嗎？我不相信，我想看一看漢奸生得像個什麼樣

子，……軍隊退了，我想，在租界上跟我們搗蛋的一定是日本鬼，和被日

本鬼嚇怕了的西洋人，可是，可是，(摸出手中來重重地揩了揩汗) 想不

到，日本鬼還沒有跑進租界，(講不下去了，拿出手來捏着幾張紅綠紙

印的小標語，大家走近他一步) 漢，漢奸，我們中國人，自己(咬牙切

齒)……

邦賢 (笑了) 哈哈，原來爲了這件事，哈哈。

如海 (望着他)

邦賢 噯，老弟，別這麼生氣，從今而後，這樣的花樣狗熊的，我以爲什麼了不

起的……

浩如（問邦賢）什麼事？

如海 這是傳單！媽的！（交給大家）

邦賢（講）對啦，我跟他走，從日昇樓轉灣，走了幾步，猛不防從頭上擲下了一大包傳單，我以為是散廣告，不當心，可是他從地上拾起來，看了就罵，差不多要奔上傳單拋下來的那家屋子去，我怕他闖禍，把他拖回來，就是這麼的變了啞叭，路上什麼話也不講。

浩如 唔，我看。（湊近傳單去）

李潔（讀）「打倒盲目的抗日政權！中國和平運動同盟」，媽的，漢奸！

（沈默。——愛棠高高興興地端了一盆菜，上來，看見這情形怔住了。）

如海 想一想，這是中國人幹的，中國的兵，退出了還不到十天，（把窗帷一拉）瞧，南市的火，燒了十天還沒有熄，漢奸，沒人心的漢奸，已經在鬧市散傳單了！（恨恨不已）

小琳（緊張鬆弛了）啊喲，你這個人，真是，嚇死人了！

一滄（看了傳單，嘆息）這足見得人心不死這句話，就很難講，日子久了，就——（不講下去了）

「浩如拿了傳單，好像受了很大的衝擊似的望着熊熊地燒着大火的窗外。啞場一分鐘

後

如海（走近浩如身邊）浩如，我可以跟你們走嗎？（嗓子帶着哭音）

浩如（回頭來，握住他的手，無言）

愛棠（走近如海，說服的口吻）如海，鎮靜下來，想一想，你不能走啊。

如海（神經質地瞅着她）爲什麼？

愛棠（大家都走了，把上海交給漢奸嗎？

如海不，可是我受不住，我看不慣，住下去，我會發瘋，大哥，我決定走了。

李潔如海，別這麼性急，今後你們責任更重了，勇敢地把握這擔子挑起來……

如海（怒視了他一下，憤憤地退後一步）笑話，你們可以走，我就應該留下來，你們可以揚眉吐氣，到前線去挺着胸脯做人，我就運命注定了要在這淪陷區做……做奴隸嗎？你們一走，有能力的人一走，把責任交給沒能力的人身上，……（投擲似的坐下）

「這時候銘芳端了一大盤菜，咪咪跟着，進來。在他們之間的這種爭論，大約她是聽慣了，所以並不覺得特別驚奇，隨便地

銘芳 大家餓了吧，累你們等久了。

邦賢（祇有他一個是若無其事的）啊，還有這許多菜，劉太太，了不起。

銘芳 見笑的，（對浩如）來幫一幫！

愛棠 我來！（替她收拾圓桌上的東西）

浩如（猛然地回過身來，好像經過許多思慮才得了一個結論似的，表情中流露着決意）一滄！

【大家——尤其是銘芳，驚視着他。

一滄（有點吃驚）唔？

浩如 你方才講的話，現在還有辦法嗎？

一滄（不解）什麼話？方才講的。

浩如 你方才說，你們報館要找一個編輯……

一滄（點頭）是的。

浩如 這機會現在還保留着嗎？

一滄（點頭）你有什麼人可以推薦嗎？爲什麼……？

浩如 立報的老張還沒有走吧？

一滄 沒有，他大概是不走了。

浩如 復生還在大美吧？

一滄 唔，爲什麼？

浩如（昂然）好，我，我決定留下來。

一滄（吃驚）什麼，你……

〔全場出於意外，銘芳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李潔 浩如，別開玩笑，這時候還說這樣的話，……

如海（將信將疑）真的嗎？你不走？

李潔（搶着）不，不，你是我們這一隊九個人的領隊，那不是……

浩如（以手制止了他）我想了又想，決定還是留下來，我們過去老是喊着文章報國，可是被新聞界排擠出來，沒有報國的機會，……現在，（深沈地）我們有責任，有機會，可以用我們的筆，來保衛這一條五百萬人的精神上的防線了！如海！你放心，人心，是不會死的，看我們怎麼幹。

如海（跳起來了）當真！（感激到說不出話來）

李潔（着急了）不，浩如，你不能這樣做，上海儘管重要，但是今後抗戰的文化中心，已經不在上海了，況且——

如海 爲什麼一定要守住一個中心，中心之外的地方，就不用——

李潔 更重要的，是你要注意你的環境，你在上海久了，認識人太多，今後的工



作，你是不適宜的。

如海 恰恰相反，在上海這個特殊情形下面工作，非懂得上海的人不可，（興奮了）浩如留下來！好極了！（手舞足蹈）

李潔 浩如，你還得替我們想一想，這樣臨走的時候，……（求援似的看着愛棠）愛棠，你爲什麼不講呀，你……

愛棠 浩如，你真的有了這個決心嗎？

浩如 當然，應該做的事，什麼時候都是有決心的。

愛棠（低聲而有力）我贊成他留下來，——祇是覺得太——殘酷了一點。  
如海 好！到底是愛棠不錯。

李潔（急）什麼，你也贊成他留下來，這話怎說？……

如海（不等愛棠回答，搶着）因爲有必要！  
李潔 到內地去的必要更大……

一 滄（他已經想了很久了）浩如，我佩服你這種臨危受命的精神，從私人感情，和這裏的必要，我當然贊成你留下來，但是，（看了一眼銘芳）你的環境，在上海，今後，確是有點爲難，我看，你還是仔細考慮一下。  
（改變了緊張的表情爲愉快）好，大家別把我一個人看得太重，這樣倒使

我不安，現在我已經不再需要想了！銘芳，咪咪，你們一定高興吧，我決定留下來。

咪咪

（歡喜得跳起來）

銘芳

浩如！……

浩如

現在，對啦，今天是我的主人，給老李和楊小姐餞行，過一會我送你們上船，……當然，我覺得（對李楊）對你們很抱歉。但是，此刻倒反而安心了。

愛棠

（充滿了友愛）浩如，你對於今後上海的工作，有把握嗎？

浩如

當然，（指着窗外的火光）這不是把握嗎？燒了十幾天還不息的火，滿街滿市的難民，滿病院的傷兵，中國人的心，是不會死的，眼淚向內流，仇恨從心記，這一條心的防線，我們已經建築了四十年了！從第一次跟日本打仗的時候起。

愛棠

是的，我也相信，上海文化人的筆，是可以守住這防線的，但是，今後的做法，恐怕跟以前是不一樣了。

浩如

那當然，我本來就在想，我們今後要「糾纏如毒蛇，執着如惡鬼」，隨時隨地，給敵人漢奸以打擊，（向大家）朋友們，放心，留在上海的朋友還

多，如海，密斯施，倪先生，我們把這責任負起來吧。

如海

好極啦！不愧是咱們的大哥！

浩如

（走近李潔，他已經悄然失望了）老李，打起精神來啊！我從心地羨慕你們，但是，我不能跟你們走了，（和他緊緊地握手）你們放心，我們還不是孤軍，祇要我的身體支持得下去，我一定可以把這條防線，死守到最後勝利的時候，在上海歡迎你們回來的！（和愛棠握手）愛棠，在同志們裏面，你的責任更大了！

愛棠

（勇敢）我們也一定不會使你們失望的。

浩如

銘芳，什麼，哈哈，你瞧，事情變得太快，把她弄暈了！快，有酒嗎？

咪咪

（很快地跑過去，拿出一個酒瓶）爸爸！

浩如

（把酒瓶舉得高高的）來，痛快地喝一杯！

如海

（興奮地把咪咪抱起來，舉得高高的）好極了！大家把杯子舉起來！

〔浩如爲大家注酒。〕

——幕徐徐下。

## 第二幕

時：距第一幕一年之後，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武漢廣州撤退之後，長沙大火給了上海市民以絕大的衝動，汪精衛系在上海大肆活動，但是「洋商報紙」已經重建了抗日新聞的嚴整的陣容，這一年「八一三」紀念，英總領事禁止了英商報紙發表紀念文字，這是日寇用外交方式壓迫外商報紙的開始，這一年冬，上海文化工作者在極困難複雜的情形下與汪逆漢奸思想展開了激烈的鬥爭。

人：劉浩如 一年的健鬥，已經是上海新聞陣營裏的一個主要的領導者，也是一般人心目中的「紅記者」了。

施小琳 跟着話劇運動的展開，小琳同樣地成了一個「名演員」。

仇如海 祇有他沒有什麼改變，依舊是中學教員，但是他也是一個「忙人」，兼了兩處補習學校的教職，終日奔走，神經質更增加了他的強度。

倪邦賢 從本埠版編輯而變成劇團的宣傳員，從宣傳員而變成和戲院子

後援者們的交涉人，雖不是名記者，但在文化圈子裏居然也成了  
了一個「同人」。

沈一滄 似乎年青了一點，工作使他興奮起來。

咪 咪

楊愛棠

導 演 (林)

演員甲 (曾)

演員乙 (孟)

「上海戲劇俱樂部」租來用為排戲的房間，落漠的三樓前樓，東拼西湊的一些傢具，正面是靠街的窗，窗開的時候可以透進嘈雜的市聲，除出前面一塊排戲的地方之外，胡亂地堆着些佈景板，燈光道具，服裝箱，和一些一眼就可以知道是借用之後未曾歸還的大小道具之類。牆上是上演的廣告畫，照片，剪報，排演表之類，右手是入口，左手有一架小樓梯，可以想像四樓還有一間堆東西的小屋子。在左手斜屋頂的下面，一張小寫字檯，平常是供人記錄和繕寫書類用的，報紙，舊雜誌，畫報，隨意地放着。

下午二時，冬天的陽光淡淡地斜射在窗帷上。

幕啓時，劉浩如在那張小寫字檯上伏案振筆疾書，不斷地抽着烟，桌上並有紙包的糖果

之類一扎，停筆的時候，沈思，吃一點糖果，如有所悟，重新很快地拿起筆來寫。導演林先生拿粉筆在地上劃着地位，走來又走去，演員曾先生熱心地念着劇本，當配角的孟小姐噓着瓜子，閑散得很。

祇有仇如海一個，依舊很緊張，發怒似的在打電話，偏偏打不通，悵悵不已，回頭來看大家，望望手錶，再撥電話。

導演劃好了地位，被仇如海的看手錶逗着，也摸出錶來看了一下。

林 真的三點過了。

孟 所以呀，戲裏面有了個大明星，導演先生的時間就要多花一倍。

如海 （反射地瞟了孟小姐一眼）媽的，儘在打，在打。

曾 （站起來）林先生，咱們先對對詞吧。

林 人還沒到齊啊。

曾 （對孟）密斯孟，你代一代吧，對不起，我有點怕，祇有五天了，……

孟 嘿，代一代，我自己的詞兒還沒唸熟呢。

林 好小姐，對不住，爲着省時間，代她唸一唸，一會兒我請客。（將她拖到沙發上，使她坐下，自己把衣服整一整，用手在浩如正在寫文章的桌上叩了兩下）

孟 (裝着陰臺詞的口吻和姿勢，惱怒地)「站在這兒做什麼，不把帘子給我放下。……」

會 「是，太太。」(回身作放帘子姿勢)

孟 「你手裏誰的信？」

會 (向前)「老爺的公事。」

孟 「那你跟着我幹什麼？」

會 「是，太太。」(轉身欲走)

孟 「回來，什麼公事？」

會 「上頭來的公文，王祕書看過，叫我呈上廳長。」

孟 「那個上頭？給我看看！」

會 (呈上)「是，太太。」

孟 「左不是些鬼事，有什麼着急的。」

會 「是。」

孟 「你去告訴姨小姐，說我頭疼，請她替我張羅張羅客人。」

會 「是，太太。」

「正在這時候，如海電話接通了，照例是性急的口吻。」

如海 什麼，對啊，叫施小姐聽電話，我是我，你不用管！叫施小姐就得啦，什麼，

出去啦，噲噲，（對方已掛斷了，忿忿地再打）媽的，話沒講完，就掛了！

會 「姨小姐來了。」（做姿勢）

孟 （向着沒有人的地方，裝做懶散散的）「我懶得應酬，說來說去，全是聽

膩了的老生常談。」

如海 （大聲的）噲噲，我問你啊，施，施小琳……噲，你是誰？小張嗎？什

麼，跟倪邦賢出去的？唔？什麼時候？一點鐘，這簡直是開玩笑，人，

人，人當然都到齊了，祇等她一個，……

「正在這時候沈一滄扶着拐杖上來，會與孟停了對詞。

一滄 什麼，還沒有開始嗎？我以為遲了。

如海 （一面點頭招呼，一面對電話說）你想，把浩如和沈先生好容易的請了

來，看彩排，可是，演員不到，人家等了一點鐘，什麼？你……

浩如 （停了筆）一滄！怎麼樣？（又拿起筆來補足了一兩句）

「會、孟、林，都過來和一滄招呼。

一滄 （像對自己的弟妹似的）好極了，上禮拜的星期公演，真不容易啊，那樣

短的時間，……



林 一般的反響都很好，可是戲實在演得太差了！

一滄 不，在孤島上，別把水準要求得太高，……

浩如 （噴了一口濃烟，好像急於要參加他們的談話似的）對不住，我還有幾句話就完了。

一滄 不，你慢慢的寫吧。（感慨系之）已經不容易了，這一年，由於你們的努力，總算把戲劇的基礎打定了。上海退出的時候，不是大家耽心，怕今後會沒有演戲的機會嗎？

曾 這都是新聞界提倡和指導的功勞，……

林 對啦，要不是你在副刊上那樣的打氣，年青人碰了兩次壁，就會灰心的。沒有有的話，我們祇是從旁邊敲敲邊鼓，這一年來戲劇界朋友們的努力，說起來實在是可泣可歌，新聞界還不夠把你們的那種艱苦卓絕的精神表達出來。

如海 （打完了電話回來）什麼可泣可歌，沈先生，你也得看看另外一面，演了三五齣戲，便自命不凡，不用功，不長進！……

一滄 你說……

如海 有的是，——看今天的彩排。

浩如 (着力地把筆一擲，隨手拿了那包糖果) 你們在講什麼？唔？(吃糖)

孟 (帶着一點諷刺) 還不是老問題，密斯施不來……啊喲，真是天生的一

對，一個性急，一個性慢，……(笑)

一滄 (看見浩如過來，眼睛裏洋溢着友愛的光，仔細地望着他) 浩如，我看

你太辛苦了，這幾天顏色很不好，身體是事業的資本啊，(看見了他的糖包) 喏喏，這習慣還是不改掉，難怪你太太不讓你在外面走了。(把他的糖包奪過來)

浩如 (天真地搔了搔頭)

如海 (解圍似的) 文章寫好了嗎？要不要派人送去？

浩如 好吧，拜託你了。(把亂堆在桌上的文稿收拾起來，對齊頁數，交給如海，如海性急地送下樓去) 我還沒有再看過一遍呢。怎樣，大家坐下來談一下吧。

一滄 有什麼消息？老李跟愛棠他們有了消息嗎？

浩如 沒有啊，自從廣州失守之後，就失了連絡，我想總不會有什麼危險吧。

一滄 倒很耽心，已經兩個月了。……戰事方面有變動嗎？

浩如 沒有什麼，鬼子的做法，我看蠢得很，前線打了敗仗，上海就要緊一陣，

前線有了一點進展，上海就沒有事了，台兒莊打敗的時候，不是在這兒忙了一陣嗎？今天送一個人頭，明天送一只人手。哈哈，好像台兒莊吃了虧，要在上海的新聞界來出氣似的，現在，算是打下了武漢廣州，大概有一個時候，……

一滄 靠不住靠不住，你今天，沒有去過報館嗎？

浩如 什麼？

一滄 嘿，你還不知道，今天又給你送了禮了！

浩如 送禮？給我，又是人頭，人手，手榴彈！還有什麼？

〔如海回來，依舊滿臉不高興的表情。〕

一滄 不是，全不是，這一次又是新花樣。

孟 （發出恐怖的聲音）呀，怕死了。

一滄 倒不用怕，這次送的是一籃水果，福橘，花旂葡萄，還有什麼……

會 水果？

一滄 （笑着對浩如）送來的人說，孝敬主筆先生的，因為天天寫文章辛苦了，看守的巡捕覺得可疑，請捕房派人來調查，原來水果裏面都打了毒藥針，據說吃了就會死人的。

浩如（突如爆發的大笑）哈哈……水果，（忍住了笑）那，他們是弄錯了，要知道，有胃病的人，是不吃水果的。哈哈……

〔大家被引着笑了，但是一滄立刻斂了笑容，嚴重地

一滄 但是，浩如，我看你還是留心一點的好，你的這一支筆，這一年來也幹得他們太利害了，他們是不會放過你的，前天，在一個集會上碰到王香谷，他對我說，日本特務機關開了一個名單，準備對付十二個人，你的名字排在第五。

浩如（冷冷地）王香谷？日本特務機關開的名單，他怎麼會知道？

一滄 那，他們一定有情報咯。

浩如 第五名，哼，倒算是名列前茅，很不錯，可是一滄，別相信他，第一，我們不能把筆的力量估計得太小，但是也不能估計得太高，上海在敵人包圍中過了一年，人心不僅沒有死，反而蓬勃起來，但是，這原因決不單單由於我們的努力，主要的還是因為我們抗戰的國策不變，幾百萬人在戰場上和敵人拚命。

一滄（捨着）這當然，但是，文化人也不能妄自菲薄，……

浩如 這我知道，但是，假如這話出自王香谷的嘴巴，我就懷疑別有作用。

一滄 爲什麼？

浩如 一滄，別太老實了，我們的敵人，不單是日本人。王香谷，蔡鴻恬，這批人根本就靠不住。

一滄 （不以爲然）浩如，你別太多心，……

浩如 （斬釘截鐵）我方才寫的這篇文章，就是反駁這些人的，看樣子，他們倒真有點怕我的這支筆，他們想用恐嚇手段，來把我趕走。

一滄 趕走你？爲什麼？

如海 對，我早就看不慣這批人。

浩如 （對大家）要當心老鼠！我看，許許多多，大大小小的各種各樣的老鼠，已經在黑暗中活動了。上個月，汪精衛在漢口向海通社記者發表了求降的談話，他們便在這裏偷偷的響應起來，老張寫的那篇「休矣汪先生」的文章，義正詞嚴，沒有一個字可以反駁，可是他們居然把漢奸這兩個字加在老張身上，……這才是真正的漢奸，我今後天天要寫反老鼠的文章，哼，他們想趕走我，「休想」！人是不會給老鼠趕走的。

林 （憂慮似的）浩如，你看汪精衛真的會——

浩如 （差不多要跳起來）你還懷疑嗎？真的會？已經是了，不折不扣，今後在

戲劇圈子裏，也要當心，提防家裏人比提防外面人還要困難。

一 滄

不過，……（解嘲地笑）也許，過幾天又會發見我的看法不對，但是，我總覺得你太尖銳了一點，在目前這種環境裏，和衷共濟，還是需要的，要是內部有了什麼問題。……

浩如

唉，你真是一個十足足的「好人」，可是，唧，唧，跟好人講話，比跟壞人講話困難得多，我請你，別再以君子之腹，度小人之腹。……瞧着，他們要逼我走，這裏面有很大的陰謀。

【正在這時候，樓梯上一陣脚步声，施小琳打扮得漂漂亮亮，多少已經有了上海的所謂「明星派頭」了，倪邦賢跟在後面上來。

孟

（溜了一眼）來了來了，啊——喲。（故意打了個伸欠）

邦賢

（照例是）哈——囉，大家都來了，沈先生，劉大哥，唔，孟小姐，……

小琳

對不起，來遲了一點。

如海

（含着怒氣）不止一點了吧。

小琳

（對他一笑）你！（回頭對大家）路上遇見了熟人，東扯西拉的，真麻煩，（回轉身來又對如海，故作頗皮）老是這樣。

林

好啦好啦，開始吧，沈先生劉先生都等久了。

小琳

（走到林前面，嫵媚地）對不起，讓我息三分鐘，真的三分鐘，你看，我趕得氣也透不過來。……（坐下來，對浩如）大哥，有烟嗎？（浩如遞了一枝烟，邦賢很快地摸出打火機來替她點火）

一滄

（看見她的樣子頗有點意外與失望之感）嘿，施小姐也學會了抽烟？

小琳

（嫣然一笑）抽着頑兒的。（她的生活也有點演戲化的，故意地，咳嗆起來）……

如海

你瞧你瞧。

孟

（匿笑）啵——。

小琳

（溜了她一眼）孟小姐，對不住，累你等了。

孟

那裏，我反正沒有事。

邦賢

唔，想起來了，趁大家休息的時候，談一談好不好？（回身來似乎是徵求小琳的意見）

如海

什麼？

邦賢

（悠然不迫）本來，（點着了一支烟）前幾天就想約大家談一談了，後來因為忙，（又重重地抽了一口烟）今天，好得兩位大哥都在這裏，（一頓）要談的事情，是——（又一頓）

如海（着急）說啦。

邦賢 急什麼。唔，要談的事情，我覺得，因為，第一，我們的戲劇運動應該趁

這機會大大的展開，把它大衆化通俗化起來（此人所用的名詞，往往是似對非對的），You See！第二，我們要改進我們社友的生活條件，不要大家老是愁窮叫苦，妨礙，妨礙了藝術，藝術的前進，……（大家莫明其妙，浩如似笑非笑地瞅着他）

如海 喂喂，講簡單一點，你究竟要說什麼呀？……

邦賢

（依舊是從容得很）別性急別性急，重要的在後面，（又猛烈地抽了一口烟）所以，我主張，密斯施也同意我的意見的，（又把烟拿到嘴邊去，如海一手把他搶過來，往痰盂裏一擲，邦賢滿不在乎，笑着）我們的戲劇俱樂部應該仿照外國的法子，找一個有錢的 Pa-Pa-Patron，對嗎？有了 Patron，我們的工作，就可以很快地展開到大衆裏去，譬如租一家漂亮一點的戲院，弄一點好的布景和服裝，現在這樣，每個禮拜天演一次日場，借三輪小戲院，多寒儉，這還能怪有錢的人不來看嗎？

林

老兄，我看，你把具體的意見說出來吧，此刻大家有事，不要談理論。  
（小琳匿笑）



邦賢

快了快了，我講具體的辦法，聽，我爲了這個問題，費了不少的心，現在，總算發見了解決的曙光了。（一頓，又摸出一支香烟來，用手搓一搓，正在這時候擡頭來看見了如海不懷好意的眼睛，便笑着自發地停止了抽烟）有一位大成廣告公司的小開，在西藥業，是很有地位的，他是一個話劇狂，每戲必到，尤其是密斯施的戲，（一頓）這一次，他在大光明碰到了我，談起，他很同情我們，對於我們的艱苦奮鬥，他表示願意幫忙，（終於抽烟了）

如海

（已經知道他要講的是什麼話了）算了算了，又是做夢，快，排戲排戲……

邦賢

（攔住他）一絲一毫也不是做夢，完全是現實主義，……

浩如

（禁不住笑了）唔，現實主義。

邦賢

（並不覺得）因爲是現實主義的，所以我才不放棄機會，今天他約密斯施吃飯，我們又詳細地計劃了一下。（浩如望了小琳一眼）現在，錢是不成問題，他可以先墊一萬，Ten thousand。以後還可以通融，那麼我們就可以 Improve 一下生活條件……

林

（攔住他）邦賢，在今天的孤島上，對於錢的問題，我看還是慎重一點好

吧。

邦賢 當然，這一點我還不知道嗎？那位小開跟我中學同學，我很知道他，最多，也不過是好玩，沒有意識問題，（反問一般的）我們要推進劇運，有錢可以利用當然要利用呀，除出日本人的錢之外。

如海 你能保證這裏面沒有日本人的錢嗎？

邦賢（拍胸）Never mind，我以人格擔保，笑話，這樣的事，笑話，你講話要留神呀，咱們，老朋友，沒有問題，要是在外面亂講，那不是使人家灰心嗎？（裝腔作勢地）唉，所以這年頭兒做事太難，難道有錢就一定跟日本人有關係嗎？中國人就不能有錢嗎？笑話，（忽的站起來，將浩如扯過一旁，附耳低語，很神秘的樣子，講完了又把浩如一推，得意地）所以，講穿了就不稀奇，哈哈……

浩如 那麼，你打算——

邦賢 利用一下啦。嘿，我忘了講，他很崇拜你的大名（抽烟），每天一定拜讀你的文章，他還說，有機會要約你談談！我（扳起面孔）當然沒有答應他，我說，劉先生是不輕易見客的。（又轉換笑面）不過，假如要借重他的關係，有便的時候也可以約他談談，人倒很不錯，……

浩如（微哂）你會利用他，他不會利用你嗎？

邦賢（指天誓日）No—No—，那不會，不會，第一，他對我們 Without any Condition，一切無條件的幫忙，再說得不好聽一點，他祇是替小琳，——唔，密斯施捧捧場，其他，其他，嘿……不會有的，不會有的……

浩如 小琳，你的意見怎麼樣？

小琳（有點僵）我本來說，這事情要先跟大家商量一下，……

邦賢（搶着）現在就是商量啊，大家發表意見。……沈先生，（又奔到他耳邊去，附耳低語）就是這個關係，對別的人，我不想說，是嗎？

一滄（笑着）要是他出的錢，那怕什麼，我以為倒是說明了好，反正假如要幹，將來大家總會知道的，……

浩如（對如海）你知道，中南大藥房的老闆周平俊是怎樣一個人嗎？

邦賢（要攔他）唉唉唉，別說呀，天機不可洩，Keep——

如海（莫明其妙）中南，喔，就是那賣舞女牌花露水的……（立刻決意的）那是個混蛋，捧電影明星，玩票，下流得很，……

浩如 豈止下流而已……

邦賢（為難）唉，這就——

【正在這時候，電話響了。

孟 （隨手接過來）喂，什麼？這裏沒有，沒有什麼老張老李，打錯了。（用力地掛上）

浩如 問他張什麼？

孟 斷了。

浩如 （對邦賢）朋友，我們腳底下到處是水坑，走路當心一點，那姓周的不僅下流，而且……

【電話又響了。

孟 （接過來，很快地）跟你說這裏沒有老張，（想起）啊，張什麼？唔。

（笑着，默默地把聽筒交給浩如）

浩如 喂，是的是的，我就是。什麼，你是老邢？是的，什麼，方才發的那篇文章有問題？那一篇？「異哉汪精衛之言」，唔，是我寫的，問題在那裏？唔……（怒形於色）混賬，誰的命令？上面？上面是誰？非登不可！絕無商量餘地！非登不可！你告訴他，我是主筆！你怎麼的，跟你說沒有商量之餘地！（猛然把電話掛上）來了！瞧，老鼠！老鼠已經鑽到了我們身邊！上次老張寫的那篇文章，周佛海打電報來說上海新聞界「曲解國策，

自誤誤國」，放屁！簡直放屁。

〔電話又響。〕

浩如（氣烘烘的拿過來）什麼，是的，沒有多的話，（要掛，突如想起了似的）你叫雷納自己跟我講話。（等着）

一滄 這是外國人的意見嗎？

浩如 當然有人到外國人那邊去講話的。汪精衛——（正要講下去的時候）什麼，還沒有回來，那裏去了？法商俱樂部茶會？把稿子發下去，交排字房！是的，我負責。你打電話跟雷納說，銷一千五百份的野雞報紙銷到五萬六萬，不會沒有原因！要他考慮考慮，他是常常歡喜用「考慮」這兩個字的，上海是中國人的地方，你告訴他，中國人有五百萬！違反五百萬人主張的事情少做爲妙。（要把電話掛上，但又想起了似的）喂喂，喂，老那！你方才說。雷納到那兒去了？法商俱樂部，唔，那麼再代我告訴他，請他想一想，他憑着什麼可以帶了新娶的白俄太太去參加法商俱樂部的茶會？單單當一個保險行的跑街，似乎沒有這樣的身份。（猛然掛上）

〔大家期待着他的話，可是，當他在室內踱了一轉之後，突然的，對大家

浩如 對不起，你們排戲吧，一滄，你看一看，（回到桌邊去）既然這樣，那我

倒偏要再寫一點，使周佛海先生不舒服一下。（摸出筆來）

邦賢（望了望小琳，小琳把眼睛望着地上）老林，那麼排戲吧。

孟 咳，劉先生，你方才的話還沒有完啊，中南藥房的周——（故意的望着小琳）

浩如 對了，（旋轉來對着邦賢）那忘八蛋不僅下流，而且是一個漢奸！（大家將信將疑）懂得上海的人誰都知道他跟褚民誼的關係，褚民誼，就是汪精衛在上海的代表，他是老鼠頭子，在黑暗中活動的老鼠頭子。（回身準備寫文章了）

小琳（瞪了邦賢一眼）都是你。

一滄（慢慢地站起來，走了兩步）浩如！

浩如 什麼？

一滄 ……………

浩如（追問）什麼？

一滄（強笑着）我希望你處理事情的時候，不要太興奮。

浩如 你的意思是……

一滄 以前咱們是一個小記者，人微言輕，發發脾氣，鬧鬧盤扭，沒有問題，可

是現在，（有點感慨）最少，你的地位是不同的了，上海言論界，誰不知道你劉浩如，你是一家大報的主筆，你的一篇文章，不僅影響整個上海，而且影響國際視聽，所以，（遲疑了一下）我以為你處理一件事情，批評一個人物，應該慎重一點才好。

浩如（故意的有點過火的表情）我過火了嗎？什麼地方？（把椅子扯近一滄）那倒要聽一聽。

一滄（微笑）我相信，你的看法是不錯的，但是，浩如，你太辛苦了，人在疲勞的時候，是容易興奮的，興奮了之後，說話就會有失分寸。

浩如 喂喂，大哥，說呀，咱們自己兄弟還用兜圈子嗎？

一滄 不是這意思，我以為，我們看人要忠厚一點。

浩如 完全贊成，但是對敵人漢奸除外。

一滄（反接地）我就是說，不要把漢奸的名字，隨便地加在別人身上。

邦賢（得意了）對啊，到底是老大哥……

浩如（再把椅子扯近一步）別人？誰？周佛海嗎？褚民誼嗎？我冤枉了好人？

（向大家）有過這樣的事嗎？（對如海）如海，你為什麼不告訴我？

如海 什麼，你冤枉了誰？我怎麼知道？

一滄（誠懇地）浩如，平靜下來，——我的意思是說，對於一個人還沒到絕望的時候，最好寬大一點，逼得緊了，反而會使他走上相反的路上去的。

浩如 啊喲大哥，你的話我可不懂了，我逼過什麼人？

一滄 不是這麼說，我祇是害怕目前的局面，要是爲了內部的問題，因爲一點小的看法不同，鬧出來，給外國人笑話，……

浩如（搖頭）問題不這麼簡單，不同的不是一點小小的看法，太大了，這是抗戰要不要繼續的問題，這是投降還是抗戰的問題，汪精衛反對焦土抗戰，反對游擊戰爭，主張分裂，這全不是小小的看法的不同，（一句緊似一句）這是一個分歧點，走路走到分歧點上要特別留心，我的說法恰恰相反，小的問題最不能隨便，對於一條路線的開端絕對不能放鬆，這就是說，在起初的時候，最要防微杜漸。對啦，老會，你還在正德小學教書嗎？（被問得莫名其妙）唔？爲什麼？

浩如 我彷彿記得，小學教科書裏有一課，叫做「荷蘭童子」，是嗎？一個荷蘭的小孩子經過堤旁……

會 唔，有的，看見堤上有了了一個孔，漏了，是嗎？

浩如 對了，你講給我們一滄大哥聽。



會 (還有點莫名其妙) 講給沈先生聽?

浩如 你講就得啦。……

會 是不是，那小孩用手堵住了那個小小的孔，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人們發見了這個漏洞，立刻把他補起來，救了一村的性命。對嗎？爲什麼？

浩如 對了，(問) 你知道，這漏洞從什麼來的？

會 (不審) 從什麼？

浩如 (很快地) 因爲有了老鼠！

會 老鼠？

浩如 對，一滄，我們不是說過，要死守上海五百萬中國人心裏的那條防線嗎？現在，這條防線上面發現了一個漏洞，這也是那些老鼠咬穿的！這一個漏洞不堵住，涓涓之水，可以沖壞我們的心防。

一滄 (很感動) 是的，我懂得你的意思，(還有點不能理解) 但是，我也說不出什麼理由，我總覺得做事情不要太操切……譬如你方才對付洋商經理的態度，也許會……

浩如 (想了一想) 對了，跟洋人講話應該外交一點，唔唔，這是我的毛病，(笑着，天真地) 今後跟洋人辦交涉的時候，我不講話，哈哈……

一滄 (表示滿意了) 因為，這倒才真是利用，……

〔突然電話鈴聲。〕

浩如 (拿起聽筒) 噲，找誰？你那裏，唔唔，正是我，(緊張起來) 唔，怎麼說？唔，唔，是的，好啦，知道。有我的信嗎？沒有？唔。(掛上電話，走到一滄面前) 一滄，方才給你講的話要取消。

一滄 什麼？

浩如 祇要有力量，跟洋人講話沒有外交辭令也不要緊！

一滄 (奇異) 這話怎說？

浩如 方才報館的老邢來電話，文章發下去了，全部照辦，沒有問題，雷納還非常抱歉，說他沒有這意思，要我們不要誤會！嘿……

如海 好傢伙！對洋人就該這樣子。

浩如 原因是他回到報館看了一眼空氣，覺得中國人的意見完全一致。

林 好極了！……

如海 祝你勝利。……

〔大家正在高興的時候，邦賢走到小琳身邊，照例低語了幾句，回頭來拿起帽子

邦賢 那麼，方才講的事情，過幾天再談吧，反正——

林 我看沒有什麼可談的了，邦賢，我希望你在外面不要用俱樂部的名義……

邦賢 笑話，用俱樂部的名義？我倪邦賢怕沒有可以用的名義嗎？

如海 （直爽地）所以請你今後別用。

邦賢 （反撥）○：，大家聽見了。哼，這完全是不懂得我的好意，我陪了車錢，

交際費，笑話極了，一個人講話總要有點分寸，（對浩如）劉先生，對嗎？

浩如 （冷冷的）可是，我就是最沒有分寸的一個。

邦賢 （反抗地）那也好！那也好，好，（可是出於任何人意外地他又立刻浮出

笑容來對浩如）噫噫，老大哥，講着玩的，別認真！嘿嘿，諸位，那麼

再會，（看看錶）還有一個約會，bye！（揚長而去）

如海 噓。

林 好啦好啦，現在趕快排吧，已經不早啦，第一幕，時間關係，不化裝了，

劉先生，沈先生，你們坐這一面，有意見的時候請舉手，停止了改正。

好——（把劇本舉起來，正要開始，孟與會各就地位，小琳很沒趣地站起

來，理了理髮，做了一個姿勢，正在這個時候，浩如想起了似的——）

浩如 （對林）對不住，等一分鐘，一滄，那一版「戲劇與電影」還是由他在編嗎？

一滄 （點頭）

浩如 有問題，我看問題不簡單，（回頭對沈）你又要說我多心，但是，（對林會孟）現在戲劇方面危機很大，小琳！你得當心啊，倪邦賢的態度有問題，（對林）有人嗎？

林 怎樣的人？

浩如 找人，立刻把那副刊拿過來，危險！現在立刻就要來一個肅清老鼠的運動，他祇能管管事務，這工作他不適宜。

林 唔，可是，大家都是很忙。

浩如 如海，你兼一兼怎麼樣？

如海 （搖頭不迭）不行不行，我夠忙了，加上寫不來文章，……

浩如 （感慨）真的，人太少了，我不知道那許多人爲什麼一定要集中在一個地方，……一滄，我看，這一塊陣地不能放棄，你把他拿下來吧，……

一滄 我看還是緩一緩吧，第一，我完全是外行，不中用，第二，因爲今天的話就把他的副刊拿掉，可以引起他的反感，今後做事情格外麻煩。

浩如 又來了，又來了，（搖頭嘆息）我真不知道你的心腸爲什麼這樣仁慈，甚至於對付一個蒼蠅，一個蚊子！（躡着）

如海 （突發似的）小琳！我警告你！

小琳 (吃驚)

如海 今後不准再和倪邦賢往來！真是蒼蠅，……討厭。

小琳 什麼？你講！（虎虎有生氣）

【正在這時候，突的咪咪伸進頭來，張望了一下，又回出去。

咪咪 (聲) 在，在。

孟 咪咪！（大家回頭來）

咪咪 (進來，跳跟地到她父親身邊) 爸，有個客人，要找你。

浩如 誰？在那兒？

咪咪 (指指門外)

浩如 (低聲) 誰？我跟你說，不准帶人來！

咪咪 (笑着) 媽叫我帶來的。

浩如 誰呀？說。

咪咪 (故意作弄) 你猜！

浩如 (又惱又愛) 小東西！

【如海不耐了，奔向門外去。

如海 (聲) 啊！你來啦！

【大家回身向門外。

咪咪（跑到門口，把門堵住）等一等，爸爸，你猜。

如海（已經扯了愛棠進來了）嘿！方才還在講起她！

浩如 啊，愛棠！

愛棠（在戰地一年，比以前更健康了，被南國的太陽晒成淡褐色的膚色，剪短了的頭髮，使她和小琳的對比更加顯著。她以遇見了自己兄弟姊妹的親熱，向大家歡呼）啊啲，大家都在，好極了！（首先與浩如握手）想不到吧？

【小琳到這時候才恢復了她方才不愉快的心情，撲過去，差不多要擁抱她。

愛棠（兩手捧着她的雙肩，看了又看）小琳！你長俊了！（再從上往下地看了一遍）高了一寸！（和其他各人熱烈地握手）沈先生，在戰地，聽到上海朋友們的消息，真興奮啊！（回頭來對浩如）可是，大家又替你們耽心！大家全回來了嗎？

一滄 老李呢？

愛棠（搖頭）祇是我一個。廣州退得太快了，大家取不到聯絡，我從三水經梧州到了香港，找不到他們的消息，有人說他們經北江到了曲江，也許已經到長沙去了。因為惦念着你們，所以回來看一看……

小琳 愛棠！還走嗎？

愛棠 說不定。如海，你還是那樣忙嗎？好極了，大家還在一起，沒有出毛病。

（笑）

小琳 （嬌求）你別走了！噢！

愛棠 有我可以做的事嗎？

如海 嚶！（大發見似的）把她留下來，……

浩如 （搶着）對啦，把她留下來！（向大家宣告似的）從明天起，上海戲劇俱

樂部會刊「戲劇與電影」改請楊愛棠女士主編，同意不同意？（大家鼓

掌）好極了！一致通過。

愛棠 （有點不懂）嚶，什麼回事啊！

浩如 給你的任務，是清除戲劇電影界的老鼠！

愛棠 什麼？老鼠？

一滄 （把咪咪抱起來）你代我們找到了一個人，好極了，賞你！（把方才從浩

如那兒奪下來的一包糖果交給她）這是從你爸爸嘴裏留下來的。

浩如 唔唔……

——幕急落。

### 第三幕

時：一九三九年五月下旬，距第二幕約半年。在這半年裏，汪精衛從潛伏的敵探變成了公開的漢奸，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發表了艷電之後，公開地進行着出賣祖國的工作。四月間汪逆離河內，五月初抵上海，一部分老鼠公開了，一部分老鼠還潛伏着做內應的工作。這是上海文化戰線戰鬥最激烈的時期。丁默村和日寇特務部在租界公開地組織了殺人綁票的機關，中華日報準備復刊，鉛彈之外又加了紙彈和金彈，工部局在日寇壓力下屈服了，四月二十二日，英領事通知英商各報，禁止刊載抗日文字，二十八日工部局以同樣通知，命令美商報紙，五月一日「華美晨報」以副刊登戰攻擊楮民誼文字被罰休刊一天，五月十六、十七各報以登載蔣委員長「對生產會議訓話」及「爲敵機轟炸重慶告國人書」，「譯報」，「文匯」，「中美」，「大美」四報被迫休刊。十九日上海全市緊急戒嚴，按戶搜查，接着是洋商發行人被收買，中華日報出版。人：同前。



劉浩如家。在這期間，大概他們搬過幾次家了，所以這屋子已和第一幕不同了，看情形，似乎比第一幕當時的屋子要好一點。是雙開間弄堂房子的一樓，同樣的正面是窗，前面是短牆，可以望見整塊的天空，左邊是門，靠窗一張大寫字桌，牆邊是書架，牆上是國內和國外的大地圖二幅，正面前方是小方桌，舊桌帷，上面是小花瓶，草花一二。略右，一張顯然是舊貨的沙發，和一只鏡面的衣廚，這是唯一和第一幕不同的道具。其他茶几，椅子之類。

右手裏方，是通廂房間的門，裏房是他們的寢室，正中是浩如寫作和會客的地方。

一個五月下旬的下午，天氣似乎很暖，正面窗門開着，窗框上吊着一個小鳥籠。南風從這裏吹進來，窗帷時時飄動。

幕啓時舞臺無人，不一分鐘，銘芳端了一盆方才洗好了的衣服之類的東西，邊講邊走地登場，後面跟着小琳，倪邦賢。

銘芳 對不起，房間亂得不成個樣子。（把面盆放在矮檯上）隨便請坐。

小琳 別客氣，咪咪呢？

銘芳 唸書去了，還沒回來。倪先生，這裏沒來過罷。（一邊用白布圍身裙揩乾了手，忙着倒茶）

邦賢 （舉首四望了之後，殷勤地回答）別客氣別客氣，唔，這地方很不錯，很清靜，好極了。（回頭對小琳）nice place，（把司的克放在書架邊）早就

想來拜訪拜訪了，一則是窮忙，二則是不知道地方，今天在大光明出來碰到施小姐，說要來看看劉太太，就跟着來了。（一頓）劉先生就回來嗎？沒有說，他的事情，我也不知道的。（笑）倪先生很久不見了，好嗎？一定很得發……

邦賢 那裏那裏，混混罷了。這樣的時候，祇好混混……

銘芳 聽說，施小姐在拍電影，真的嗎？

小琳 （有幾分得意）不成樣的，客串，一位導演先生在「戲劇俱樂部」看了我演的戲，一定說他的那部片子裏面的一個女主角，非我替他演不可！……對啦，那位就是以前導演過「火燒萬花樓」的大導演，真所謂「一見傾心」……（小琳對於他的濫用名詞眨了一眼）立刻就簽了合同，一部片子四百塊大洋……

銘芳 （笑着）好極了，施小姐做了電影明星。

邦賢 兩重的，舞臺明星，電影明星，哈哈……

小琳 （羞與誇的混合）這都是劉先生和各位幫忙的功勞……

銘芳 近來還演戲嗎？

小琳 不行了，這幾天又很緊張，不是劉先生的報紙也不能出版了嗎？日本人隨

便的到租界上來抓人，前幾天不是在福來飯店綁了三個人去嗎？這個禮拜的星期公演也延期了。

銘芳（緊張起來）是的，倪先生，外面消息怎麼樣？我們是一點也不清楚，胡里胡塗的。

邦賢（故意作吃驚的表情）那才怪啦，報館主筆的太太不知道外面的消息，哈哈，劉太太，我們才要向您打聽呢，劉先生一定是情，情報很多的。

銘芳（這一講，又引起了她的憂鬱了）說是這麼說，可是他一回來，不是寫文章，就是看書，或者跟朋友們談天，跟咪咪玩笑，問他，高興的時候向你笑一笑，不高興的時候什麼話也沒有，大概是因為我程度低，講了也沒有用。……

邦賢 那裏那裏，客氣了，（噴了一口濃烟）這才怪了，劉先生，是最愛跟人分，分，分析時事的。（對小琳）上次跟楊小姐，楊愛棠小姐分析國內外形勢，真是清楚極了。（故意偷偷的對小琳做了一個鬼臉）

銘芳（注意，苦笑）那因為是楊小姐啊，她程度高，有學問，什麼都懂得。

邦賢（故意離間）那可不是這樣說啊，大主筆先生的太太要是不知道外面的情形，那不是，哈哈，劉太太，今後對於劉先生在外面的事情要留心一

點，（又故意的和小琳做了一個眉眼）嘿嘿……

銘芳（故作鎮定）嚙，我沒有這種資格……

邦賢唔，是的，方才的話講又了，（近一步）外面的消息很不好呢，劉太太，我看，劉先生認得的人多，名望又大，在外面多露面，總覺得不放心……

（作憂慮貌）

銘芳（方把垂着的頭擡起來）聽說日本人要衝進租界來，是嗎？

邦賢那倒不，問題是聽說汪精衛到了上海來，要對付新聞界的反日份子，綁票，暗殺，他們各處都放了暗線，前幾天（頓一頓）有一個什麼游擊隊的政治部主任，在馬路上綁了去，（頓一頓）第二天，就把頭殺下來，放在綁去的地方，有人看見，說怕得很，眼睛都沒有閉。

小琳（卜的站起來，用手對邦賢作打的姿勢）啊喲，你這人，怕死了。

邦賢（嘻皮笑臉）這樣怕，還能演戲嗎？（繼續講下去）所以這幾天，市面上真是風聲鶴唳，有點身家的人不是跑香港，就是躲起來，不出門，因此，我以為（頓一頓）你們劉先生，在風頭上總還是避一避好，所謂君子不吃眼前虧。……（抽烟，故作熱心）

銘芳（真的有點怕了）可是，像他這樣的，……又忙又沒有錢，避也沒處避，……

邦賢

(點頭)當然嘍，劉先生有劉先生的看法，在這個民族國難時期，要好好的做一番事業，可是，太危險了，Too danger! 我——就以爲犯不着。

銘芳

施小姐，你們見面的時候勸勸他罷，(央求)他也許會聽，我跟他說，耳邊風，鼻子裏哼一下，完了。(低頭)

小琳

我說，也沒有用的，最好是要楊小姐和他說，勸勸他，暫時避一避風頭。(得其所哉)對了對了，最好是楊小姐，他很聽她的話，(故意講給銘芳

邦賢

聽似的)他們差不多天天在一起，講話有力量。

銘芳

(瞟了他一眼，又低了頭)

邦賢

(摸出煙盒來，向小琳) Cigarette

小琳

(搖搖頭)

邦賢

這兩年來，你們劉先生確是了不起，朋友們見面的時候，(噴了口煙)那個不豎起大拇指來，說一聲「好漢」！可是，我總以爲劉先生人太好了一點，上海人說話，太囂！上海方面赫赫有名的幾個頭兒腦兒，不是近來都跑香港了嗎？(停一停)別說動筆桿的人，就是捐槍桿的兵，報上不是常常說，「避免不必要犧牲，轉移陣地」嗎？爲什麼一定要犧牲呢？(突如其來作猛然想起了什麼似的表情)唔唔，不說了，不說了，這樣的話，可

以對劉太太說，要是給劉先生知道了，又是什麼悲觀主義，失敗政策，一大套。（回頭對小琳）我的大毛病，就是心直口快，想到了就說。……

銘芳 這樣才好啊，我也是沒有心計的，可是，倪先生，你看這局面。……

邦賢 唔。（故意噤了口）

（感嘆似的）倪先生你也許不知道，事情也是很難的，有錢的人，要走那裏就那裏，我們呢，……

邦賢 那，那倒沒有問題，只要劉先生肯走動一下，那個地方不歡迎，譬如……

（又突如的噤了口）

銘芳 什麼？

邦賢 （賣關子）不講了不講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對小琳）瞧，我也學乖了。（作驚鶩笑）哂哂……

小琳 你這個人就是這種地方不好，這地方又有什麼要緊呢？

邦賢 上次爲了想替俱樂部拉點款子，就給劉先生訓了一頓，以後碰見他，總好像有了什麼成見，所以，我看還是少說爲妙。

銘芳 是嗎？這個人講話不留情分。

邦賢 （頓了頓，終於還是說了）其實，說說也不要緊，前幾天，有一位新加坡

的朋友回來，說那邊要請一位報館主筆，請他來物色人材，（又不說了）新加坡？

銘芳

唔，倒是好地方，在南洋，……第一是要在國內有名望，薪水是叻幣三百元，叻幣就是新加坡錢，每一塊等於中國錢——（亂翻桌上的報紙，看了一下，再講下去）四塊三毛多，那麼，三百塊就差不多一千二百塊錢了，要是劉先生肯去，那對方當然是求之不得，可是，劉太太，我看，劉先生回來的時候別提起，他知道是我的關係，先有成見，……其實，（頓一頓）一方面避避風頭，一方面出去看看，也好啊，反正現在幾張報紙全被禁了，要好聽一點，在報上發表一下，說，到南洋去宣慰僑胞，那還不是名利雙收，一舉兩得嗎，做人，要圖個兩面光，（搖頭）不過，我看，劉先生是不肯去的。

小琳

不肯去也不要緊啊，劉太太，你，等他回來的時候說說看。

銘芳

（心動了）祇是這個人的怪脾氣，不轉灣，（積極地）施小姐，等會兒他回來了你們大家跟他說一說，……快回來了罷，你們在這兒便飯，好嗎？不，不，我看，還是劉太太自己說，劉先生，——不是我在這兒說，毛病是在太容易疑心，講起了是我的關係，本來想去的也會不去的，所以，（故

邦賢

作鬼鬼祟祟)我看，劉太太真的要進行一下，那麼我們先走一步，他回來了，只說施小姐的朋友來講的，別提起我，最好，甚至於不要說我今天來過這地方，……(聳肩笑)你要知道我到這兒來拜訪，他不見得歡迎……

銘芳

那倒不見得，要是他肯了，那一方面沒有問題嗎？

邦賢 當然，假如他們聽說劉先生去，恐怕會歡喜得發瘋，把中國第一流的文化人請到南洋來了，小琳！怎樣，咱們走罷，(看看錶)王經理的 Dinner 是五點半？

小琳

(點頭)

銘芳 不，等一會罷，就回來了。

邦賢 不，耽擱了你的工夫，(拿起手杖)再見，劉太太，千萬千萬，別把我來過的事情告訴他，要是他有意思，去的旅費立刻送過來，沒有問題。

銘芳 謝謝你，真是，一點兒沒有招待。

小琳 (回頭來，特別親熱地)劉太太，來玩吶，你老是不出來！來啊！

【走到門邊的時候，咪咪跳踉地回來了，滿手和頰上塗滿了墨墨，背着書包，是放學回來的樣子。

咪咪 媽！(進門就是這麼一聲，看見了小琳，高興地)施伯伯！



小琳 (蹲下去，捧住她) 乖，咪咪，放學了？唔，啊嘞，(笑) 你寫字寫到什

麼地方去了！(摸出一塊小小的彩色手帕來替她揩墨)

銘芳 (阻止她) 施小姐，怪髒的，弄壞了你的手帕！咪咪，來。

小琳 (笑着) 怕什麼，舊的。(對咪咪) 咪咪，說，bye-bye—

咪咪 回去了？

邦賢 (從袋裏摸了又摸，摸出一包橡皮糖來) 咪咪，叫我？還認得嗎？(拆開來，替她剝了一片，……)

咪咪 (怕羞，跳到母親身邊)

邦賢 哈哈，幾個月不見，怕羞了。哈哈，劉太太，那麼再見。

咪咪 (拖住了小琳) 不要去！

小琳 過一天再來，(把邦賢手裏的橡皮糖交給她) 拿了！(做戲一般的姿勢) bye-bye—

咪咪 (應着) bye-bye—(送到門口，回來，拆開糖就吃。銘芳一直送下去)

銘芳 (回來) 你瞧！(將她拉到鏡子前面) 像張飛。(拿手中替她揩)

咪咪 (帶吃帶講) 媽媽，梁先生今天哭了。

銘芳 (好奇地) 先生哭了？還是你哭了？

咪咪 梁先生！她不教書了。

銘芳 爲什麼？

咪咪 (搖頭)……聽說日本人要捉她。

銘芳 (斂了笑容)誰說的？

咪咪 (說不出來，儘吃着糖)唔……

銘芳 教國語的梁先生？

咪咪 (點點頭)她知道爸爸的名字的。

銘芳 (黯然地警告她)咪咪，在外面，不要講你爸爸的名字，知道嗎？

咪咪 (點頭)點心呢？

銘芳 (開廚取出兩三片餅干來，給她。)橡皮糖別多吃，(將她手裏的橡皮糖

拿過來，自己充滿了心事似的把方才洗好的衣服到窗口去晾，暫時沈默)

〔街堂內賣晚報聲自遠而近。〕

聲 喂，「新聞夜報」，兩大張三個銅板，喂，無線電節目，喂，大英夜報，

東洋人要打租界，喂，(漸遠)愚園路打殺漢奸，……

咪咪 (側耳聽)媽！

銘芳 (回頭來看她)

咪咪 (裝作懂得要秘密的樣子) 媽，(低聲) 打漢奸！

銘芳 (舉起手來威脅她) 不准說！小孩子，多講話。

咪咪 (伸伸舌頭)

銘芳 (憂心忡忡，蹲下來，) 咪咪，你不怕嗎？日本人。

咪咪 (鼓起了小顛子) 不怕！打！

銘芳 (望着她那天真而不知道危險的情狀，禁不住流下淚來，背着臉，用袖子

揩了揩)

咪咪 (着急了) 媽！媽，爲什麼？

銘芳 (很快地站起來，抑止不住的流着眼淚) 去，下面去玩罷！

咪咪 (尋根究底) 爲什麼？媽，說呀！

銘芳 (不理她了) 討厭。(掙脫)

〔咪咪受了委屈似的懶懶地走到臺前，將桌上的小鋼琴按了一下，忽然想起了什麼似的往樓下奔去。〕

銘芳 (回頭來) 咪——，別走遠了！外面——

〔一刻，樓梯聲，浩如抱了咪咪進來。〕

浩如 (作弄的口吻) 怎麼？被先生打了？唔？好，好，好，跟爸爸說，(沒有注意

到銘芳）肚子餓了？（拖了她在沙發上重重地坐下）

咪咪（不語）

浩如 怪了，爲什麼？

咪咪（看了她爸爸一眼，用手指點點她媽媽）

浩如 唔？（發見了）囉？爲什麼，跟媽媽吵架？（站起來，從鏡子裏看見銘芳才哭過的樣子）爲什麼？銘芳，有什麼事嗎？

銘芳（回頭來，有話說不出，搖了搖頭）

浩如 爲什麼？唔，有了什麼事嗎？說呀！（走近一步）

銘芳 ……（被他一問，索性忍不住了，坐下來，伏案而哭）

浩如（走近去撫着她的肩，問）銘芳，有什麼事？說呀。你這人，真的，跟小孩也真的生起氣來。

銘芳（好容易擡起頭來看了她丈夫一眼，無言，依舊伏案）

浩如 不說我怎麼能知道呢？咪咪，媽爲什麼？

咪咪（搖頭）

浩如（有點不耐了）怕我不夠累嗎，一回來，又是哭呀笑呀的。（相當有力地）究竟爲什麼呀？

銘芳（擡起頭來，揩了揩眼淚，好容易掙出了一句）我——怕。

浩如 怕什麼？唔。

銘芳 外面風聲這樣緊，報紙不出了，你還是跑來跑去的，要是有些什麼。……

浩如（才懂了）啊，又是多事，（拍拍她的肩）別怕別怕。誰跟你說，風聲緊？

銘芳 我知道的，你以為不跟我說，我便——（眼淚又湧出來）

浩如（安了心）不用怕，（安慰她）從明天起，不出門，好嗎？

銘芳（做了個不相信的表情）嘴裏說，老張呀老李來一個電話，比風還要快。

浩如 好啦好啦，明天請你關門，上鎖，不出去，好了嗎？其實，坐在家裏，也不一定安全。

銘芳 所以咯，——（欲言又止）

浩如 什麼？你——

銘芳（鼓起勇氣來）我看，風頭上，你還是避一避。

浩如（出於意外）避一避？不行啊，住旅館，住公寓，祇會更危險，又化錢。  
（拿起咪咪的橡皮糖來，吃）

銘芳（索性提起勇氣來了）你不能够到別地方走一走嗎？

浩如（愈覺得奇怪了）別地方？往那兒去？（暗笑）咱們又沒有外匯，能跟別

人一樣的跑香港嗎？

銘芳（央求似的）假如能夠，你去嗎？

浩如（覺得問題不簡單）假如能夠？你的意思——

銘芳（勸誘）大家到南洋去，好嗎？

浩如南洋？喂，你今天怎麼了？爲什麼奇奇怪怪的想起了到南洋？說呀！

銘芳你先說去不去？

浩如噫，這叫我怎麼能說吶，憑空的。

銘芳（好像發表一個什麼喜訊似的）南洋有一家報館，要請你去當主筆，一千

多塊錢一個月……去嗎？

浩如誰跟你說的？

銘芳不騙你，真的，你說，去不去？

浩如不說明白，不去。

銘芳（認爲有希望了）那麼說明白了你去？

浩如說明白了再講。

銘芳唔。——去罷，讓我們也出去看看，咪咪——

浩如（搶上去）喂喂，這話誰跟你講的？今天誰來過了？

銘芳 (故意不說) 你，去不去？

浩如 (回頭問咪咪) 咪，誰來過了？方才。

咪咪 (跟着她媽媽的意思) 你猜。

浩如 (作猜想的表情) 沈伯伯。

咪咪 不是。

浩如 (從袋裏摸出一個小小的玩具來，撥動機關，那洋鐵製的小動物猛然在桌上一跳)

咪咪 (去搶) 啊！(歡聲)

浩如 (拿在手裏) 說！今天誰來過了？

咪咪 施——！

銘芳 (搶着說) 你好，賄賂你的女兒！是的，施小姐來過了。那是她的一個朋友，託她來請的。(把玩具搶來給咪咪)

浩如 (有點不信) 施小琳？唔，她怎麼說？

銘芳 不是說過了嗎？新加坡一家報館，要請一位主筆，希望你能夠去。

浩如 還有別的話嗎？

銘芳 沒有了，薪水是那邊的錢三百塊，差不多換法幣一千二百多。

浩如 (笑了) 你要這許多錢幹什麼?

銘芳 (薄怒) 你不要錢，——你得要命啊！老是在上海耽下去，你講話又不留情，結了仇，萬一有什麼事情……

浩如 別怕別怕，(笑着安慰她) 你別聽旁人的話，他們是嚇你的，要是在租界上當新聞記者還害怕，那麼怎麼能打仗呢，多多少少的人，現在在打仗。你，當然不怕咯，要是有了什麼三長兩短，我跟咪咪……(眼圈兒一紅) 你，反正什麼都不管。

浩如 (有點不耐) 你也得想一想啊，頂重要的時候，大家在吃苦，我，一個人可以走嗎？笑話。

銘芳 (有力地) 那麼你不去？

浩如 (點頭)

銘芳 (有了決心) 你不走，我走。

浩如 你到那兒去？

銘芳 我不陪你在這兒提心弔膽，我帶了咪咪，回鄉下去，你，反正，有什麼楊小姐，張小姐！(講完了話，似乎已經忍不住了似的，回頭望廂房樓走)

浩如 (吃驚，覺得地言中有骨) 什麼什麼？你說。(追了一步，又退回，沉思)



「咪咪在桌上熱心地玩着新得到的玩具。」

浩如 咪咪，方才還有什麼人來過了？

咪咪 （頭也不擡）唔？（突如，嚴重地）爸爸不會跳了。

浩如 （笑）爸爸本來不會跳的。（接過她的玩具）我看。

「輕輕的叩門聲。」

浩如 誰？進來。

愛棠 （進來，簡樸而入時的服裝，帶着笑容）我以為你還沒回來吶。太太呢？

（撫着咪咪的髮）咪咪！

浩如 （指了一下廂房樓，一面熱心地替咪咪修着玩具，一面用表情指示她，意

思是叫她進去看一看）

愛棠 （望了一望，故意揚聲）銘芳姊姊，在家嗎？（走向廂房）

銘芳 （掙出來的聲音）楊小姐，等一等，我就來了。

愛棠 （停步，回頭來）什麼，在玩什麼？（笑）你倒很安詳。

浩如 不安詳又怎麼樣？

愛棠 朋友們都很着急，情勢不能樂觀。

浩如 （把修好了的玩具放在桌上，一按，那小動物跳了，咪咪歡躍）我從來就

沒有太樂觀。

愛棠 外國人的態度怎麼樣？

浩如 變了！這本來是早在意料之中，不過似乎太快了一點。

愛棠 其他幾家報也是一樣嗎？

浩如 （點頭）差不多，對於錢的興趣，他們完全一致。

銘芳 （從廂房拿了一些餐具之類出來，方才揩乾了眼淚的眼睛，態度很不自

然）楊小姐。很忙嗎？

愛棠 沒有什麼。（注意到她的神色）唔，身體不舒服嗎？

銘芳 沒有，（強笑）才睡了起來。（匆匆過場）請坐！（下樓去，臨出門時很

有含著地對他們兩個望了一眼）咪咪，來，給我幫忙。

咪咪懶懶地下去。

愛棠 （眉毛一聳）爲什麼？

浩如 （避開她的問）沒有什麼，你講下去。

愛棠 沒有什麼對付的辦法嗎？

浩如 領事館的命令之外，每一個洋商發行人還得了林柏生的五萬塊錢一張支票。

愛棠 唔，那麼——

浩如（故作遲疑的樣子）爲着這事情，愛棠，我想跟你商量，有什麼事？

浩如 有一家南洋的報館，要請一位編輯。

愛棠 喂喂，你別管得太遠了，南洋，哼，眼前的上海，人還不夠，像我這樣沒用的人，也給你們派東派西的。

浩如 不，他們要我去。

愛棠（吃驚）要你去？那你——，唔，當然不行啦。

浩如 不，我正在考慮。……假如上海的幾家報紙真的不能再出，……

愛棠 什麼？你居然正在考慮。喂，別開玩笑，你能走嗎？把上海的工作丟開，笑話，尤其是在這樣的重要關頭。

浩如（有點做作）這三年，我有點疲勞，假如有機會……（偷看了愛棠一眼）

愛棠（這才真的着急了）浩如！你不能！你一走，上海的新聞工作要受極大的打擊，我們不是說，要守住這一條精神上的防線嗎？現在敵人來了，在精衛到了上海，這條防線，你能放棄保衛這一條防線的責任嗎？

浩如（故作失了自信的樣子）可是，這樣的防線，已經很難守了。（低頭坐下，分明是在做戲）

愛棠

不，浩如，這不是你講的話，同志們裏面，要是有人講這樣的話，我相信你是一定會給他很大的打擊的，可是你自己，居然也講這樣的話嗎？（覺得講得太過火了一點，放鬆語氣）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頭，你的問題，等渡過了這個關頭再說，好嗎？

浩如

（憂愁地搖頭）

愛棠

（又着急又心焦）浩如，你真的打算走嗎？

浩如

（擡頭來看着她，突如的放聲大笑起來）哈哈，你看，真的急了！你以為我這樣脆弱嗎？哈哈，我真的會走嗎？哈哈……（扳起了面孔）喂，從這一點，可以知道你對人的認識不夠。

愛棠

（有點惱，但也覺得高興）啊，人家正正經經，你偏愛開玩笑，……把我急死了。

浩如

（點頭）你很不错。祇是，對付事情還欠老到。臨危受命於先，那兒能陣脫逃於後，你祇要看，沈一滄這樣的好好先生，平常對什麼人都是客客氣氣，而今天，我相信沒有一個人罵汪精衛比他還要利害。

愛棠

（嬌嗔）那好啦，只要你知道就行，可是南洋來請編輯，真有這回事嗎？浩如，也許真，也許假，是施小琳來說的，我看靠不住。（想起了似的）小琳近

來還跟那倪邦賢來往嗎？

愛棠 有吧；這孩子太弱了，如海又不能好好的教育她，只會跟她嘔氣，也許，真的會墮落下去的。你得好好給她講，祇有你的話，還肯聽。

浩如 方才來過，跟銘芳講了很多，大概是講了些洩氣的話吧。銘芳迫着我走，否則她要走了，說，不願意陪着我在上海提心吊膽！

愛棠 你怎麼辦？

浩如 沒辦法啊，正在這兒，方才你不是看見……

愛棠 （羞他）瞧，一個領導者不能把自己的太太領導起來，使她發生動搖。

浩如 那問題可不簡單啊，她生長在一個舊式家庭，沒有進過中學，性格又軟弱，……

愛棠 （低聲地）她真的打算回去嗎？

浩如 說是這麼說。

愛棠 浩如……（望着他笑）唔，清官難斷家務事，真是。

浩如 （把方才開玩笑的心情收起，憂鬱地）生活的困難，工作的危險，這都不使我感到苦痛，可是，……

愛棠 浩如……（這聲音間充滿着憐憫似的同情，但在浩如這是一種足以摧毀理

智的力量——一個女人在這種場合是常常有意無意地試行她的威力的。

浩如（慢慢地擡起頭來，伸手過去握住了愛棠的手）

【半分鐘。愛棠的視線移到門口。

愛棠（放了手）咪咪！來，來。

浩如（回頭望，有點窘）咪咪，過來。

愛棠 媽媽呢？

咪咪（頑皮地做手勢，表示燒飯）

浩如（爲着轉換心境，忽的站起來抱起咪咪依偎。咪咪也抱着她父親）唔，

乖，叫我。

咪咪 爸。

【愛棠靜靜地看着他們這種天性無間的愛，慢慢地走向桌邊，俯着首，在咪咪的小一桌上鋼琴上輕輕地按了一下。

咪咪（很快地從她父親身上掙下來）楊伯伯，唱個歌，上次你說唱給我聽的。

愛棠 唱歌？（斜睇了一下浩如）

咪咪 滾。

愛棠 唱什麼？

咪咪  
愛業

「月亮，月亮……」好嗎？

（搖頭）忘了。（忽然想起似的）好罷，你坐下來，我唱一個新的歌給你聽。（試了一下小鋼琴）這是一個唱給大人聽的歌（對着咪咪），以前在前線做戰地服務工作的時候，唱過的。（這是講給浩如聽的）  
（邊彈邊唱）

——生命誠可貴，

愛情價更高，

若為自由故，

兩者皆可拋！

G 4/4

### 小 曲

（孫慎曲）

5	6	5	4	5	1	2	3	5	2	—	3	2	3	4	3	5	·	2	7	6	5	—
生	命	誠	可	貴	愛	情	價	更	高	故	—	者	皆	可	拋							
5	·	6	7	6	5	2	3	5	4			5	·	6	5	5	4	3	2	3	1	—
若	為	自	由																			

浩如 (聽到「愛情價更高」的時候，憬然若有所觸，繼而俯首沈思)

咪咪 (不滿似的) 唱完了？

愛棠 滾。

咪咪 (搖頭) 不好聽，我不懂。

愛棠 (言下有意) 不懂嗎？叫爸爸講給你聽。

浩如 (對愛棠) 你說，在戰地上唱過這個歌嗎？

愛棠 (愁笑) 是的。

浩如 戰地上也有唱這個歌的必要嗎？

愛棠 偶然也有，因為在那種時候，也有人忘了自由，爲了愛情。……

浩如 (慚感交集) 唔，對，「若爲自由故，兩者皆可拋！」愛棠，你真了得！

愛棠 (衷心愉快地) 那裏話，真了得的是你啊！

浩如 (拂除了心上的暗影，愉快地) 愛棠，感謝你，爲着自由，戰鬥下去！

愛棠 好極了！(伸手過去和他握手)

咪咪 (咬起了嘴) 你們說什麼呀？

愛棠 啊，忘了咪咪了！咪咪，楊伯伯再唱一個懂的給你聽。(按琴)

浩如 (反背着手，踱着)



愛棠（唱）……「小娃娃，小娃娃，牽起手來做個小戲法。」……

如海（像風一樣的突如進來，好像有滿肚子話要講似的，看見愛棠在唱，便停了話，把帽子用力地在桌上一擲，好像受了什麼委屈似地坐下）

愛棠（吃了一驚，停唱）什麼？如海，你……

如海（不語）

咪咪（對如海做鬼臉）唔！

浩如（笑）又是爲了小琳？

如海（不語）

愛棠（笑）別理他，咪咪，唱歌。

如海（爆發似的）完了！別理他，上海完了！

浩如（吃驚）什麼？

如海（反問似的）還不完嗎？報紙，被禁了，戲，不準上演了，電影，荒淫墮落，現在，連小學校，中學校，也收買了，……

浩如唔，學校方面有什麼改變嗎？

褚民誼拿錢收買了校長，把些小漢奸請到學校來。昨天上國文課，一個新來的教員跟學生說，抗戰是失敗了，大家準備做亡國奴，——當然，講這

話的是漢奸了，一講，小學生急了，有的哭起來，（咬牙切齒）媽的，漢奸，太殘忍了！傷了這些小孩子的心理！

咪咪（夾上來）爸爸，梁先生今天也哭了，說日本人要捉她，她明天起，不來了。

浩如 當真嗎？

咪咪（點點頭）

如海 你瞧，說什麼守住這條心的防線，現在，現在，——（恨恨地停住了話）

浩如（走過去安慰他）如海，別這麼容易悲觀，咱們要韌，別怕失敗，失敗了再來，我們要相信，中國人的心是不會死的！

愛棠 對啦，講了抗戰失敗小學生就會哭，這就是人心不死的證據呀。

如海 韌，你韌別人不韌啊，汪派的進攻還才開始呢，已經是七零八落了，要是將來報紙也沒有了，什麼也沒有了，那還不是漢奸的世界！

浩如 放心，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上海是一個複雜的地方，我們要善用這複雜來爭取反攻的機會，別悲觀，沒有了大報就辦小報，不能辦日報，就辦不定期刊，一切都不能了，就出壁報，我不相信中國人就不能在中國人的地方講話！

如海 你知道，工部局完全屈服，就要大舉搜查，搜查租界裏面的恐怖份子，貼

了佈告，說要搜查軍火，手榴彈……

浩如 哼，又是這一套，可是，有什麼用吶，軍火和炸彈太多了！藏在租界上的

炸彈一共有幾百萬！

如海 愛棠（差不多同時）幾百萬？

浩如 浩如（又恢復了他開玩笑的口吻）以前是五百萬，現在少了一點，大概還有四

百幾十萬罷，不過藏得很好，搜查是沒有用的！

愛棠 噫，你又開玩笑笑了，你講……

浩如 浩如（指着愛棠）把它寫下來，這是一篇短文章，題目是「炸彈五百萬」，你

說，租界要搜查炸彈，我們保證他永也搜不完，因為租界上的炸彈有四百幾十萬，這些炸彈全藏在最祕密的地方，這就是藏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心裏！心裏的炸彈，是搜不完。

愛棠 （笑）好極了！

浩如 哈哈……，你瞧，如海這哭喪的樣子。……

如海 我不懂你，爲什麼老是這樣高興？

浩如 浩如 像我這樣高高興興，也得幹下去，像你這樣愁眉苦臉，也得幹下去！咪

咪！仇伯伯來的時候怎麼樣？你做做看。

咪咪（看了如海一眼，裝着哭喪的臉，重重地坐在椅上）

浩如 哈哈……

【引得如海自己也禁不住笑了。】

愛棠 咪咪，演得不錯，將來你是一個好演員！

咪咪（一被稱讚，就高興了，站起來，拾起如海的帽子，重重的一擲，嘆氣）

【引得大家都笑了。】

如海（忘記了方才的憂鬱，跑過去）你這小東西！好壞！（咪咪在愛棠身邊一

避，如海撲了個空，咪咪奔望樓下去，正到門口，銘芳面無人色地上來，

她緊張的神情一瞬間奪去了滿室的笑容）

銘芳 快！（對浩如）你走罷。（喘氣）

浩如（勉強鎮定）爲什麼？

銘芳 方才沈太太家的娘姨來通知，說有三個便衣的人闖進他們家裏去，（性

急，反而說不出話來）

浩如 什麼？

銘芳 每個人都拿了手槍，幸虧沈先生不在家，向天開了兩槍，走了，……你，

快走吧。

愛棠 銘芳姊姊，你慢慢說，別怕。

銘芳 他們走了之後，巡捕又來，現在正在搜查，說查游擊隊。

浩如 那麼一滄呢？

銘芳 沈太太出去找了，要他不回家，快，我想他們一定會來的，你的地方，他

們知道。

如海 （想起了似的）對了，方才大家在說，今晚上要全市大搜查，按戶的檢

查……

銘芳 （惶急）快，你能，仇先生，你也走罷，別回家裏去，到什麼地方去躲一躲。

浩如 （勉作鎮定）那一定是一滄把汪精衛罵得太利害了的原因，我這裏不一定會來，不過，如海，愛棠，你們走罷，看一看情形，再……

銘芳 不，這地方，他們一定是知道的，那娘姨說，馬路上巡捕，日本兵，外國兵多得很，我想，（急得要哭的樣子）

愛棠 （決然的）那麼，浩如，我們前天替俱樂部租下的那辦公的地方，什麼人都不知道，你跟劉太太去避一避吧，……

浩如 不行，要是真的來查，突然的不見了人，還是不妥當。

銘芳 （決然的）不，楊小姐，你想法把他躲一躲吧，我在這兒，不要緊，說出門去了。（想起了似的）咪咪，你跟爸爸走吧。

愛棠 劉太太，你留在這兒大家不放心，大家走吧，那麼，……

如海 （拾起帽子）大家走罷，別誤了時間……

浩如 銘芳，你也走罷。

銘芳 （搖頭）你們先走，要是不妥當，我把東西清理一下就來。屋子裏一個人沒有，反會……

愛棠 這意見也對，浩如你跟如海先去，我們就來。

浩如 （感激地望着他的妻子）

如海 浩如，走吧！（拖着他下樓去）

銘芳 咪咪，跟爸爸走吧。（咪咪惶急地下）

愛棠 劉太太，別怕，咱們把東西清一清。……

銘芳 （點頭，望着愛棠，不自覺地淌下一行淚來）

## 第四幕

時：一九三九年十月，距第三幕凡五個月，歐戰開始之後不久上海襲來了物價高的風潮，汪逆正積極準備着傀儡登臺。五月間被迫停刊的四家洋商報，除「中美」外，三家都休刊了，但是舉凡稍有讀者基礎的報紙，沒有一張不堅持「抗戰到底」的主張，報上的社論偶有失檢言詞，立刻就受到廣大讀者的攻擊，終至非再三解釋，表白態度，便不能再得讀者之擁護。日報之外，各種形式的週刊，雜誌，會報，同人性質的小刊物，風起雲湧，此伏彼起。汪逆賣國面目完全揭露之後，埋藏在抗戰陣營裏面的大小漢奸的大部分也被逼着現出了他們的原形，這反使抗戰的宣傳工作減少了很多的阻礙。十月，汪逆精衛的偽代表大會準備在滬集會，事先又開始了大規模的「肅清」工作，對抗戰陣營，進行了更無恥更兇殘的壓迫，但是，上海市民的人心不死，鬥志彌堅！在極度不自由的環境之下，上海市民響應蔣夫人號召的寒衣捐款計達七十萬元，這就是四百五十萬中國人對汪逆漢奸的一個最有力的表示。

人：爾前

依舊是上海某一個俱樂部的會所，這是一個同人性質的半公開的集會場所，有時候大家碰頭，開開小規模的會，也借給小劇團作爲排戲的地方。某半舊式大建築物的二樓或者樓下，相當清幽，不爲市聲所擾，是借用了的三五個房間裏面的一間，純歐洲舊式建築，有壁爐和走廊，左入口，右出口，正中後面是經走廊到另室的路，走廊上有季節的盆花數事，經此可以望見幽遠而蔚藍的天空。

上午，江南的深秋。

室內的人，似乎全不注意到室外的燦爛的秋光。

大寫字檯邊埋頭地在整理着什麼文件信札之類的是楊愛棠，她正在把一大堆信件分類整理包扎起來。其他兩個正在結算什麼賬款，一個是第二幕見過的孟小姐，另一個是曾先生。幕啓時，三人埋頭於工作，孟讀着數目，會把他結算起來。聲低至不可辨。

少頃。

曾（擡起頭來）這一批一共是三十六元七角二分，銀幣二元，對嗎？

孟（點頭）沒有錯，（指着桌上的賬目）從第一到第十二，這十二個補習學校捐的總數是多少？

曾（撥着算盤）等一等，……唔，一共是二千七百……八十一元五毛四分，



對嗎？

孟 （看賬單）二七八一，點五四，不錯。

愛棠 （吃驚似的擡起頭來）什麼，補習學校捐了二千七百多？

會 對啊，愈是窮孩子，捐得愈起勁。

孟 真可憐哪，有個七歲的小女孩，大約是一個小販的孩子吧，把每天早上買

油條大餅的錢省下來，捐了三毛大洋，她自己說，一個禮拜不吃早點了。

愛棠 （感動）你們結算了之後，得把這些事實寫點通訊，到內地去，使大家知

道上海的人心，永遠向着祖國的。

孟 （對會）這俱樂部經手的一共會超過五千嗎？

會 （笑着）五千，說少了，我說是一萬內外。

孟 （高興）要是那次的演戲不禁止，能夠公開對大家解說一下，我想超過一

萬塊錢是沒有問題的。

愛棠 據說，全上海的寒衣捐總數是七十萬，我想這數目一定不比內地差。

會 起先，大家以為今年一定很困難，沒有一張可以公公開開地講話的報，連

「響應蔣夫人號召籌募戰士寒衣」這幾個字也不能公開講出來，所以大家

心裏打的數目是十萬到二十萬，想不到一下就是七十萬！了不起。

愛棠

（浮着得意的笑）可不是，要是能夠在報上好好的宣傳一下，有一個公開可以收錢的地方，我想，一百萬是沒有問題的。

會

其實，我倒說，今年反比去年容易，在報上寫文章，在會場上演講，這都是看得到，聽得到，弄慣了便不覺得稀奇，這一次愈是工部局不准公開捐款，大家捐得愈加起勁，原因是這一次的宣傳，是心對心的宣傳，看也看不見，禁也禁不絕。

愛棠

（點頭）總算咱們在上海的工作，還有意義。

孟

（望了望窗外的天）快把錢集攏來，匯到重慶去，今天報上說，山西已經下雪了。

會

（笑着）哼，但是，昨天的報上說，法國的瑪奇諾防線裏，十月一日起，已經開放水汀了！

孟

（拿起另一本簿子）把這一本結一下吧。

會

你報下去。

孟

唔，申江週刊，十七元四毛。吳太太三元。李小姐一元三角五分。……

〔正在這個時候，第二幕見過面的導演林先生從走廊後面進來，若干的帶着一點怒容，好像有些牢騷要對人申訴。〕

林 愛棠，你，真是使我麻煩，我沒有辦法，你弄出來的事情，你去辦理。

愛棠（吃驚地）什麼什麼，不接頭的話一大串。

林 我早說，這位小姐我吃不消，寧願掉一個戲，你偏替她說好話，這一次一定沒有問題，可是，臨時要上演了，又是老花樣！

愛棠 不是很好嗎，大家說，每天準時到的。

孟 小琳嗎？

林 不是她還是誰？（又對愛棠）總而言之，這問題要你去對付，對啊，這次沒有不守時間，可是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皺着眉頭，不上勁！

愛棠 嗚嗚，我以為爲什麼事了，不上勁，上了臺自然會好的，她又不是第一次上臺。

林 我話還沒講完吶。今天，方才，說病了，頭痛，又是。反正頭痛是看也看不出的，對她講了一大陣好話，嘿，又是老法子，（做手勢）哭啦。（對愛棠）不行不行，這事情你做主的，現在你去對付。

愛棠 你也不要太有成見，也許真的頭痛吧。

林 真的也不行啊！今天禮拜五，還有兩天，就要演啦，其他的演員怎麼辦？（差不多要去扯她）你去你去。

愛棠（站起來）唧，這兒還有幾百封慰勞信沒有整理好吶。（走向走廊，但忽

又想起了什麼似的）大家都在嗎？

林 對啦。不都在，我也不來麻煩你了。

愛棠 那怎能講話吶，（對林）對不起，你去請她到這兒來，我跟她說。

林 你自己去請吧。

愛棠（對會孟）對不起，你們到後面房間去結好不好？讓我跟她談一談。（經

走廊下）

會 不行啊，後面人又多……，（看見愛棠去了）真麻煩。

孟 我早知道會有問題的，真是，楊小姐偏相信她。

會 戲怎麼樣？

林 這是一個喜劇，特意選了這個戲，來諷刺那些「新貴」的，她這個脚色應該演得活潑，愉快，俏皮，可是一排戲，她就好像是滿肚子的憂愁，沈着臉，該笑的地方她說笑不出來。……

孟（劈一劈嘴）唧，來了。

來。〔林會孟收拾了桌上的東西，很快地從右手出口下場。愛棠陪了小琳從走廊那邊慢慢的進來。〕

愛棠 你跟我講，要是有什麼困難，好，這兒沒有人，坐下來。

小琳 （不答，用手帕輕輕地揩了一下眼，慢慢地搖頭）

愛棠 那麼爲什麼？戲裏的個性不適合？對啦？

小琳 （搖頭）

愛棠 （好像當心別人聽見似的）林先生的導演……

小琳 不，不，（搶着說的，但是又噤住了口）

愛棠 那麼——

小琳 （俯着頭）請你跟大家說一說，讓我……，另外換個人來演吧。

愛棠 那不是更使大家講話嗎？

小琳 （沈默）

愛棠 小琳！你該替大家着想啊，一切準備好了，好容易得了工部局的許可，這次義演不僅是爲了募寒衣，還是對於漢奸們破壞我們的一個答復，再說，也就是替茅麗瑛報仇啊！小琳，你很懂得的，用不着我多說。……

小琳 （差不多要哭的樣子，欲言又止，終於）不，愛棠，我演了，反而會不好的。……

愛棠 唔，這就不坦白了，有什麼爲難，或者不滿意，得講出來，那才可以想

法……

小琳（誠懇地）不，愛棠，你不要誤會，我完全是爲了工作，這次的戲要是我演了，一定——

愛棠 什麼？

小琳 一定會有人搗蛋的。

愛棠 搗蛋？誰？

小琳（俯首）

愛棠 誰？用什麼方法？

小琳（依舊不答）

愛棠 小琳！說呀，這兒沒有別的人，要是真的有什麼困難，一定可以幫你解決的，……（撫慰着她）誰？（把耳朵接近她）說。

小琳 倪——倪邦賢！

愛棠（吃驚）倪邦賢？他要搗蛋？唔，對了，不是有人說，他已經——（眼光銳利地注視着她的表情）已經過橋去了嗎？噯，當真？你最近還跟他有來往嗎？

小琳（禁不住哭了）

愛棠 小琳，（拍着她的肩）這問題不簡單啊，快告訴我，大家想法子，否則，不單是你一個。……

小琳 （擡起頭來）自從劉先生跟我講了之後，我就不理他了，……

愛棠 他一直跟你糾纏嗎？

小琳 （搖頭）我一直沒有理他，路上見了也不跟他招呼，就是爲這原故，他記了仇，……說要（突然止口）

愛棠 要怎樣？

小琳 （欲言又止）……

愛棠 別怕，小琳，跟我說。

小琳 說要登報，警告我……

愛棠 登報？爲什麼？（緊張）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小琳 一個禮拜之前。——他寫了一封信來，說要作一次最後談判。

愛棠 你去了？

小琳 沒有，但是，他跟一個不認識的人，在路上碰到了我……

愛棠 講呀，他怎麼講？

小琳 他，他，不准我演戲，說……

愛棠 不准你演戲？唔。（想了一想）小琳！（停了一停，用同情的口吻）你過去——，跟他的關係怎麼樣？

小琳 （忍不住了，反撥地）愛棠，你相信我，我沒有對不住自己的事情，他，他怎樣想，我不知道。

愛棠 那麼，他怎麼可以不准你演戲呢？

小琳 那天，他倒沒講什麼話，可是跟他在一起的一個人，說，要是這次登了臺，今後就別想在上海演戲……

愛棠 你怎麼回答他？

小琳 （遲疑了好久）愛棠！（懇求似的）我一個人沒有關係，可是，要是因為我的原故，把整個的遊藝會弄糟了，……

愛棠 那麼，你打算不演，聽他的話嗎？

小琳 （哭了）

愛棠 （撫着她的肩）別怕，小琳，在遊藝會，那些漢奸是不敢公然來搗蛋的，不過今後要當心一點，……是嗎？

小琳 （憂慮）不，他們會在報上造謠，破壞我的名譽，……

愛棠 那不怕，他能造的謠，最多不過是在什麼漢奸辦的小報上，上海清清白白



的中國人，是不看那些漢奸辦的小報的。

小琳 可是，要是登出來，我……

愛棠（鼓勵她）別怕！要是真的他們造謠，我們全社的人替你闢謠，正正當當的人，不會相信漢奸造的謠言的，尤其是男女關係。……好啦，小琳，大家等着，還是去排戲吧。

小琳（感激地望着愛棠）你，真的相信我嗎？

愛棠 當然！好，排戲吧，我跟你一起去。（二人站起來）

【突如，如海從左邊的入口進來，蒼白的面上出現着異常的憤怒，一進門，看見小琳，怒目而視。一時似乎氣得講不出話來，手裏拿着一捲報紙，手在簌簌的發抖。

愛棠 唔，如海，有話過一會再說，此刻她要排戲。

小琳（垂着頭，欲走）

如海 慢！

愛棠（走上一大步）如海！（斥止他，又把聲音放得緩和一點）你，瞧你的樣子。

如海（戟指着小琳）不准你排戲！（喘氣）你沒有資格在我們這裏工作，給我出去！

愛棠 喂，你瘋了！

如海 你（對愛棠）還袒護她。你（對小琳）跟漢奸來往！沒有廉恥！滾出去！

小琳 （哀求似的）如海！你別……

愛棠 （用手攔住如海）這算個什麼樣子？有話跟我說，你一見了她就吵架。

如海 吵架，吵架？我愛吵架？你看，請你看，（把一卷報紙向愛棠一塞）你當她是個朋友，是個工作同志，（重重地）哼！人家的小老婆，漢奸的，小老婆！

愛棠 （吃了一驚）什麼？你說，（把報紙接過來，看了一下）這是……

如海 （忿忿）瞧！「倪邦賢警告逃妾施小琳」，看見了麼？

小琳 （看出一切了，慘然地發出悲聲，伏在沙發上哭）

〔此時換了西服的浩如，戴着灰色眼鏡，緩緩地從後方走廊進來，三人正在激辯中，誰也沒有注意他，他也不去驚擾他們，悄悄地坐在後面椅上，一邊慢慢地吃着他的零食，凝神而聽。〕

如海 這是他的啓事，脫離夫妻關係，追還以前所置衣飾家具，這一張上還有，瞧，照片，兩個人在一起，這兒是長篇的特寫，「女藝人婚變」，「舞臺明星戀愛史」，還有，還有，（忿忿地）好啦，你還袒護她，（對愛棠）

你還讓她在我們俱樂部裏演戲，……

愛棠（翻了翻之後，平靜地）你以為這是真的？

如海（氣得跳起來）還不真，還不真？笑話，把事情牽到我身上，我不怕，你看，牽涉到團體，嘿，整個上海全知道，還讓她演戲？大家的臉丟得不够？

（回頭來對小琳）你給我立刻出去！立刻！（差不多要撲過去拖她）

愛棠（攔住他）慢，我問你，這是什麼報？

如海（一怔）

愛棠你說，這些報是那些人辦的？

如海（問住了）什麼人辦的？你不知道？

愛棠我知道，但是我要問你。這些是什麼報？誰辦的？這些報的作用是什麼？

如海為什麼要問這些？

愛棠（罵他）糊塗蛋！這些都是漢奸和準漢奸辦的黃色小報，你還不知道？你相信這些報上講的話嗎？你！

如海（語塞，但強辯）當然，這些報是靠不住，但是，你能證明這上面說的全是假話嗎？

愛棠（冷冷地）不僅是假，而且是一個很大的陰謀，祇有沒有頭腦的人才上

當！

如海 你講什麼？誰沒有頭腦？

愛棠 還不明白嗎？爲什麼不先不後，在今天發表這些文章？爲什麼這些小報在今天聯合起來，對她攻擊？

如海 那，那誰知道！……還不是因爲跟她鬧翻了，不能解決，在報紙上發表一下，出出氣……

愛棠 虧你還算一個在上海這環境裏工作了兩年多的幹部，這樣簡單的事情都看不清，哼，我來告訴你，這些文章和廣告的目的，是破壞她的名譽，破壞她的工作，因爲她後天就要演戲，而她要演的戲，就是打擊這些妖魔鬼怪

的。

如海 （如一盆冷水）那麼，你有什麼方法，可以反證她跟他們沒有關係？

愛棠 （把那些報紙擲還給他）這就是最好的反證！否則，他們爲什麼要攻擊她？在社會上那樣殘酷地破壞她的名譽？

如海 （欲說而又講不出來，氣沮，眼望着小琳）

愛棠 （反攻）好啦，現在目的達到啦，你相信了漢奸的話，你幫助了他們，你阻止了她的登臺，現在，她不演了，籌備了一個半月的工作，垮臺了，你

的目的，他們的目的，全達到了！（忿忿地回身坐在椅上）

如海（窘急）愛棠，你，你，可不能這樣說，……也許，我疏忽，可是……

（走近愛棠）

愛棠（冷冷地）你跟她自己去講吧。——看她的意思怎麼樣。

如海（狼狽，欲走向小琳處，又止）愛棠。

愛棠（冷冷地，站起來）對不起，我還有事，你們的事你們自己了吧。（走了

兩步，回頭來看了一眼如海的窘態，匿笑）

如海（走到小琳身邊，遲疑了一陣之後，鼓起勇氣來）小琳。

小琳（站起來，反撥地避開他）

如海（追上一歩）小琳，算我錯了，……

小琳（好容易才回頭來，看見他那狼狽樣子，不禁百感交集，放聲而哭，如海扶住她）

愛棠（暗笑）

「突如，不爲人注意地坐在後面的浩如站起來，很響地拍手。大家吃驚，回頭來。

浩如 好極了，好極了。（如海狼狽）

愛棠 浩如，你什麼時候來的？

浩如 很久了。

愛棠 (扳起面孔) 跟你講過幾次了，別在外面走，他們知道你又寫了文章，是不會放鬆你的！浩如，這一點……

浩如 (有點狼狽) 不，偶爾一次，(指後面) 我從那三層樓上望下來，你們在排戲都是看見的，可是，不准我出來，……

愛棠 因為住得很近，你應該當心！

浩如 (笑着) 算了，算了，祇是這一次，(另起話頭) 怎樣？劇本沒有問題嗎？通過了。

浩如 不是有幾句話很露骨嗎？(對如梅小琳) 不過，很好，演得很逼真。這個戲是誰編的？

愛棠 什麼？(不解) 你說。……

浩如 我說，這劇本是誰編的？

愛棠 什麼戲啊？你說。

浩如 方才在排的戲啊，你，也客串嗎？

愛棠 (向他癡癡地望着，繼而恍然，禁不住愉快地哄笑了出來) 哈哈……你，……

浩如 什麼？

愛棠 假如說這是戲，那麼，你也是戲裏面的人了。（忍住了笑）這不是戲，這是現實的生活。

浩如 是現實的生活？

愛棠 （始終笑着）假如你說我在客串，那麼，你也是這戲劇裏面的人物。（瞟了一眼小琳）這戲劇的故事就發生在我們這圈子裏面，主角，是施小琳女士，仇如海先生，還有一個戲裏面不能少的反派，那就是現在已經過了橋的三流漢奸倪邦賢寶貝。

浩如 什麼？方才戲裏，……不，方才你們講的是真有的事嗎？

愛棠 （點頭）對了，倪邦賢今天在各種黃色小報上登了廣告，說是警告逃妾，（從地上拾起方才擲給如海的那些報紙）你瞧，一切造謠破壞的方法，全用了。

浩如 （認真起來）那，問題可不容易啊！（轉念）你們這次的募寒衣慈善公演是那一天？

愛棠 後天！

浩如 （恍然）對了，那一定是陰謀，（對小琳）小琳，別上當！這是一個陰謀，

目的是在破壞這一次的公演。那些漢奸報上的謠言，是沒有人會相信的，我們用大家的名義，替你闢謠。對嗎？（似乎是徵求愛棠的同意）

愛棠（故意懶珊珊的）可是，自己人，倒反而相信了，方才你看到了沒有？如海不准她演戲。

浩如 不准她演戲？（向如海）

如海（羞慚滿臉）……那因為大家跟我開玩笑……

林（很着急地進來，看見這種情景，喪氣地坐下，無言）

浩如 那麼小琳，（看見她還在啜泣，對愛棠）她——

愛棠 剛才說，不演了，正想找你吶。

浩如 小琳！別哭，這樣經不起打擊嗎？人家打擊你，你就加倍的打擊他！（看見小琳哭得擡不起頭來）

愛棠，你跟她說吧。

愛棠（示意浩如，要如海講）

浩如 對了，如海，你該向她陪罪啊！啣，真是改不過來的脾氣，要不是有旁的人在一起，真的會鬧出笑話來，如海，你這麼一吵，不證實了黃色新聞造的謠嗎？快快，（笑着）給她講句好話，……

如海（羞）那……怎麼……（避開）方才，我已經……



浩如 唔，我看，對於這種漢奸的謠言攻勢，來一個反攻是有必要的，愛棠，咱們用副刊全部的篇幅來一個總反攻吧。

愛棠 那是很容易，我想，祇要小琳能夠照常登臺，懂得情形的觀衆也一定會知道的問題，是在她不肯排戲，唔，（作沈思而忽有所決心的樣子）不過，我看，慈善公演，還是要舉行，萬一……（以眼角對浩如示意）小琳不演，那麼——看一看密司孟肯不肯把這工作擔負起來。

浩如 （懂得她的意思了）唔，當然差一點，不過，真的沒有辦法，我想也可以商量一下，你去看看她在不在？（報以會意的眼色）

愛棠 在吧，我去看……（欲走）

〔突如的，小琳擡起頭來。〕

小琳 不，劉先生，祇要大家能夠原諒我，這一個戲我是可以演的。

愛棠 （得意）那好極了。

小琳 我不怕他們，我要報仇。不過，劉先生，我有一個要求。

浩如 （稍稍意外）要求？

小琳 是的。（稍停）

愛棠 （怕她又會變卦）小琳！

小琳 我有一個要求。——這一次的戲，我一定拚命用功，把他演好，但是，我，我希望這是我在上海演的最後一個戲。……

浩如 爲什麼？

小琳 (有決心地) 演完了戲，請大家幫忙，讓我到內地去！

愛棠 (這倒真的出於意外了) 到內地去？

小琳 對，上海這地方，我就不下去，——耽下去，對我自己，和大家，都沒有好處。

浩如 (慰勉似的) 小琳，祇要能記住這一次的教訓，我想，到內地和在上海，都是一樣的。……況且……

愛棠 (搶着) 好啦，你決定演啦，咱們把這次的戲先弄好吧，以後的事，以後再說。

小琳 不，這請大家答應我，我去，什麼都不懂得，一定要大家幫忙，給我介紹朋友。……

愛棠 那麼，(望了一下窘况可掬的如海) 他呢？

小琳 (決然) 誰管他。(把身子旋轉)

浩如 好吧，小琳，我們一定完成你的志向，不過，你能吃得苦嗎？現在……

小琳（愉快）不，我不怕，在上海，這些不成人的東西給我吃的苦還不夠嗎？

浩如

好極了，那麼——

愛棠

好啦，（對浩如）你在這兒寫一個回答那些小報的聲明，咱們去排戲了，

小琳

（愉快地）那好極了，走吧，大家等得很久了。

小琳

（依舊忘不了很快地拿出小粉撲來拭了一下淚痕，勇敢地起來）

【三人經走廊下場。

浩如

（坐下來，沈思）

【孟和會好像躲在後面聽了好久似的滿面笑容地跑出來。

孟

啊，看了一齣好戲！

浩如

（笑着歡迎他們）什麼，你們在裏面旁聽？

會

（走過去逗弄消沈了的如海）喂，還愁什麼，問題不解決了嗎？

如海

（用手攔開他，怒目而視）

會

嘿，還生別人的氣，瞧，這樣子。

浩如

（招手）來來，別再去逗他，怪可憐的。這些蚊子報，可也不能不理會一

下啊，你看，怎麼辦好？

孟 (好奇地) 給我看看……

會 我看，除出用俱樂部的名義，在自己的報上發表一篇簡單的反駁，就得了，你跟他們認真，犯不着。

孟 (奇聲) 啊！還有三個人的照相，小琳，如海，倪邦賢。(得意地笑)

如海 (趕過去無言地一把奪過來，扯碎)

孟 (故作吃驚之態) 嘔，瞧，受了密斯施的氣，到別人身上來出氣了！

浩如 (笑着) 別鬧別鬧，如海此刻一定是很難受的，好像大家跟他開玩笑。

(回頭來對會) 對，就這麼辦吧，不過，也要早，遲了這謠言還是會傳開去的。

會 (轉換話題) 浩如，你看，一般的情形？……

浩如 汪精衛雙十節登臺的計劃，又垮了。

會 萬一汪要有什麼舉動的時候，幾家大報的態度……

浩如 (有自信地) 那沒有問題，停了個把月的論文，上禮拜又託人來要了，老張的地盤，也很鞏固，上海看報的人愛聽的是什麼話，討厭的是什麼話，他們是知道的。咱們的防線，沒有被突破。

〔這時候愛棠匆忙而若干緊張地進來。〕

愛棠 你（對浩如）沒有約了一位姓梁的朋友嗎？

浩如 梁什麼？

愛棠 有個人送一封信來，說是你的朋友，要你親自看一看！

浩如 爲什麼到這兒來？

愛棠 看樣子似乎很熟，（覺得有些不妥了，便有主意地）我想，回答他說不在吧。

浩如 等一等。（想）

愛棠 要不是你預先約的，我看，還是問了好吧。（急急下場）

浩如 （追了一二步，站住，似乎警覺了什麼似的）如海，你去看看，怎樣的人？

〔如海正要走，突如臺後槍聲二響，浩如後退一步。喊聲，警笛聲。〕

〔一個怪漢已在走廊出現，對準了浩如，開槍。二響。浩如以手按肩胛部，掙扎了一下，倒下。〕

〔孟發着尖銳的喊聲，躲避，四周警笛聲，怪漢倉皇逸去，槍聲。〕

〔會抱住了浩如，扶他。〕

會 浩如！浩如！

愛棠 (奔入) 怎麼樣了? (回頭) 快請醫生! (對呆若木雞的如海) 快, 去通知劉太太! (如海下)

〔小琳, 及其他演員, 林, 奔入, 驚呼, 小琳哭。〕

愛棠 浩如! 浩如! 快, 看一看旁的地方。

會 祇有一處, 快, 把衣服……

浩如 (突如的自覺過來, 對會及愛棠望了一望) 手, 手, ……

會 浩如, 你安靜一下。

浩如 手, …… (把右手舉起來) 這手沒有打中嗎?

愛棠 沒有, 浩如, 你靜一下。

浩如 (咬住牙根) 哼, (把手動了一下) 我還可以寫, 還可以寫。(頹然倒下)

愛棠 (對會及他人) 把他擡起來……

〔愛棠, 會, 林把他擡到長沙發上, 躺下。小琳啜泣不止。〕

愛棠 快, 再派個人去請醫生!

浩如 (又振作起來, 用手指着懷中, 要她取什麼東西似的)

愛棠 浩如, (帶着哭音) 你躺下, 別怕, …… (從他洋服內袋裏取出一疊鮮血

滲染了的稿紙)

浩如（點頭，停了一下，神志稍定）一篇是明天要發表的論文，另一封，是我的遺囑，……好久了！……（帶着笑容）

愛棠（啜泣）浩如，別操心，你躺下來，你的傷很輕，……沒有事。……（把文章交給了會）

浩如 不重嗎？我覺得……（語未竟又暈去）

愛棠（着急，回頭望）怎麼的，醫生。

〔銘芳帶了咪咪面無人色地奔入。抱住了浩如。〕

銘芳 浩如，浩……（泣不成聲）

咪咪 爸爸……

愛棠（拍着銘芳的肩）銘芳姐姐，別怕，傷在肩胛下面，不要緊，祇是血流多了！

銘芳 浩如，浩如，認識我嗎？浩如……

浩如（微微地睜着眼，囁語似的）誰？你……

銘芳 是我，銘芳，咪咪，叫爸爸……

咪咪 爸爸！（哭了）

浩如（依舊是囁語）咱們……的防……線……？防線……沒有……沒有……

愛棠 (懂得他的意思了) 浩如，咱們的防線是不會失守的，……

皓如 (對銘芳) 沒有……失守嗎？

銘芳 (堅定而着急地) 沒有，(學着話) 沒有失守。

咪咪 爸爸。

浩如 (欲以手撫咪咪……無力)

〔外面汽車喇叭聲。〕

如海 醫生來了。(回頭向外奔)

愛棠 快，……

〔醫生從走廊急急而來。大家注意着。〕

——幕。